

啓定二年

西曆一千九百十七年

第

卷

# 南 風

主筆

漢文阮伯卓  
越文范瓊

印刷所河內東京印館

NGUYEN-TIEN-LANG



# 南風雜誌第一年下半年目錄攷

(啓定二年西曆一千九百十七年)

## 第一期 (西七月)

張數

## 第二期 (西八月)

張數

(社說) 南風雜誌披露	一	(社說) 我國之學問觀	一
民族主義論	五	法政高等學堂之前途	五
(文學) 死之義	十九	沙露全權大臣在巴黎之演說	十八
(科學) 潛水艇	二十九	(文學) 家族主義	十二
(文苑) 南風歌	三十四	(科學) 潛水艇 (續)	十七
(辰談) 歐事略記	三十五	(哲學) 世界進步之問題	二十五
中國政局略記	四十一	(文苑) 今上御詩—遺詩—石農詩集	三十三
國內政局略記	四十五	(雜俎) 法國翰林會	三十七
宣佈新律 朝典及 旨諭	四十六	京遊歸談	四十一
全權演說	四十八	(辰談) 歐戰之部	四十二
(小說) 紅印子傳	五十	亞東之部	五十三
國內時事—司法及大學議定	五十七		
摘譯北京政聞報原文	五十九		

## 第三期（西九月）

張數

(社說) 經濟學論	百十五	(社說) 經濟學論(續)	百七九
(專件) 范撫臺答政廳書	百廿三	(律學) 關於我南律學者須知之各問題	百八五
讀撫臺書附意見書後	百廿四	(文學) 歐洲文明與亞洲文明之比較及其影響	百九一
(文學) 法國學術之評論	百三十	(科學) 樹如人	二百二
(科學) 潛水艇(續)	百卅六	(哲學) 哲學釋義	二百六
(哲學) 世界進步之問題(續)	百四一	方法論	二百九
(文苑) 石農詩集	百四七	(文苑) 翼尊聖製詩集	二百十四
(雜俎) 德人改建共和國之運動	百五一	(雜俎) 美國加入協約團對於歐洲戰局之關係	二百十八
中華前總統黎元洪之近況	百五四	俄前皇放居西比利亞記	二百二十
法國美術家之愛國	百五六	日本航空事業	二百廿一
俄娘子軍	百六五	(小說) 紅印子傳	二百廿二
(小說) 紅印子傳(續)	百五八	(辰談) 世界之部	二百三十
(辰談) 世界之部	百六二	亞東之部	二百卅五
亞東之部	百七十	國內之部	二百卅八
國內之部	百七六	中國革命之往現觀	二百卅九
南圻新出世之南人法文報	百七七		

## 第四期（西十月）

張數

(社說) 經濟學論(續)	百七九	(律學) 關於我南律學者須知之各問題	百八五
(文學) 歐洲文明與亞洲文明之比較及其影響	百九一	(科學) 樹如人	二百二
(科學) 潛水艇	二百六	(哲學) 哲學釋義	二百六
(哲學) 世界進步之問題	二百九	方法論	二百九
(文苑) 石農詩集	二百十四	(文苑) 翼尊聖製詩集	二百十四
(雜俎) 德人改建共和國之運動	二百十八	(雜俎) 美國加入協約團對於歐洲戰局之關係	二百十八
中華前總統黎元洪之近況	二百二十	俄前皇放居西比利亞記	二百二十
法國美術家之愛國	二百廿一	日本航空事業	二百廿一
俄娘子軍	二百廿二	(小說) 紅印子傳	二百廿二
(小說) 紅印子傳(續)	二百三十	(辰談) 世界之部	二百三十
(辰談) 世界之部	二百卅五	亞東之部	二百卅五
亞東之部	二百卅八	國內之部	二百卅八
國內之部	二百卅九	中國革命之往現觀	二百卅九

## 第五期（西十一月）

張數

(社說) 整頓官吏及增俸問題	二百四一
官吏之美德及官吏之威望	二百四三
(律學) 關於我南律學者須知之各問題(續)	二百五十
(文學) 論南國百年來學術之變遷及現辰之改良方法	二百五四
(科學) 飛艇	二百五八
(哲學) 方法論(續)	二百六三
(文苑) 翼尊聖製詩集 石農詩集	二百六八
(來稿) 應和府知府書	二百七三
答應和府知府書	二百七四
(雜俎) 美報論 石井之遠 東門羅主義	二百七七
法國電氣廠之發達	二百七九
雲南通信	二百八十
(野史) 雲囊小史	二百八二
(小說) 紅印子傳(續)	二百八四
(辰談) 世界之部	二百八七
亞東之部	二百九一
國內之部 全權對報界之演說	二百九五
年息四釐國債	三百五

## 第六期（西十二月）

張數

聖諭勸著書立言	三百八
南風報社擬開文學觀摩會預告	三百八
(律學) 關於我南律學者須知之各問題(續)	三百十六
日本在中國之勢力(續)	三百廿九
(文學) 關於我南律學者須知之各問題(續)	三百廿三
(文學) 我南百年來之學術(續)	三百廿七
(科學) 飛艇(續)	三百卅五
(哲學) 方法論(續)	三百卅九
(文苑) 翼尊聖製詩集 石農詩集	三百四六
(雜俎) 曲阜孔廟之光景	三百五十
歐戰聲中之艷史	三百五一
倫敦笑會 空中田獵	三百五二
(野史) 蟻鼠兩夫貞節	三百五三
(小說) 紅印子傳(續)	三百五五
(辰談) 世界之部	三百五七
亞東之部	三百五九
國內之部	三百六八

# 南風雜誌披露

或有問於本同人曰。南風雜誌之出世。其義將何取。記者曰。天地間之氣。以融和爲適當。反是則爲厲氣焉。昔帝舜譜琴曲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蓋南者炎邦也。風者氣候交換之徵也。風薰而時萬物暢遂矣。學理亦然。政治亦然。居今以泥古忘本。以談新是爲厲人矣。我民孕育於四千餘年之故國。遭際於二十世紀之競場。性情之所濡涵者。非無舊日之粹耳。目之所聞見者。非無今日之花內養其粹外飭其花。融和之機斯得矣。人或不察。守舊者區區。故障徒來喘。日之譏談新者。倖倖辰粧。終博亡巢之誚。此所以途上風成牛馬而心中蛇蝎。生焉。同人有鑒乎此。欲融合漢學歐學兩途。鑄成我南特別之眞正的學說。蓋融合交換之兆朕也。決決乎颯颯乎南風哉。

或者曰。然則南風之取義可謂當矣。然所謂學說者。當以何者爲尊旨乎。記者曰。舊學除道德之外。無所謂傾向。君知之矣。若夫歐洲學說。則各有對峙之兩途。其屬於哲學者。有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之別。唯心主義。則涵養其性情道德。以增進人類精神上之文明。唯物主義。則從事於機器技藝。以增進人類形式上之文明。吾儕對於此兩主義。宜乎本執中之談也。然本雜誌之設。爲開導智識起見。故多傾向於唯心主義。蓋以爲處於物競天擇之演場。不患其物質之不增進。而只患精神之易墜落耳。其屬於社會學也。有爲我主義。與爲他主義之別。爲我主義。則務求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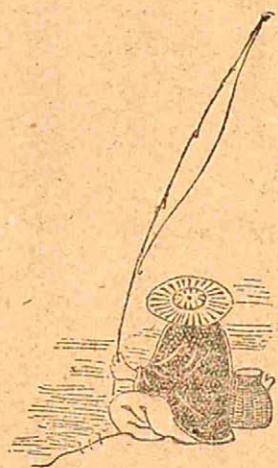
己之自由幸福爲他主義則務求公衆之自由幸福我等所注重者人道故傾向於爲他主義要而言之惟心主義與爲他主義乃大法學理之傾向大法以平等博愛自由三者名於世界亦以此三者陶就於我南故我等今日之講求學說亦宜以大法之傾向爲傾向其尊旨蓋在乎補救舊道德之缺點以發闡新道德之精花也。

或者又曰然則諸君著此雜誌只講學說而不及於政治乎記者曰非然也我等對於政治之前途固存穩健之態度以求合乎真正目的也保護政府爲我國前導其深意亦欲養成我民有政治的資格將來使之自治自立以達開化人國之目的惟我國民凡有此思想者則常踰越於範圍之外無此思想者則自沉迷於醉夢之鄉太過者所以起人疑而不及者亦適足以增人厭耳我等今日宜鑒已往而計將來求政治之正鵠嗣來百政施設已賴保護政府爲之主持國內人民漸知良好政治之可靠我等當發揮大法國之政體以示我國將來效法之準的蓋大法以政治著名於世現今各國猶仿而行之而何況乎與大法最有親密最有關係之我越南也。

夫尊旨若是其明白態度若是其穩健參酌古後之精華融合東西之粹美舊灰新炭融歐亞於一爐暮鼓晨鍾醒人間之迷夢吸江山之空氣撫掌而談親長者之高風披襟以佇此我南風所以颯不當也。

夫尊旨若是其明白態度若是其穩健參酌古後之精華融合東西之粹美舊灰新炭融歐亞於一爐暮鼓晨鍾醒人間之迷夢吸江山之空氣撫掌而談親長者之高風披襟以佇此我南風所以颯不當也。

乎。其來也。快哉。風乎。安敢曰。能如甘雨之澤。及萬物。霽日之光。炤四圍。惟竊願作微微拂拂之和風。令人稍有所爽適耳。想凡閱本雜誌者。人人都有同情之感焉。



爲多事易。爲一事而持久難。

章遜

克己者真勝利者也。

比士溫

質樸者英雄之本色也。

瑪哥黎

每日勤勞一時。積至十年。雖愚亦智。

斯邁爾

人生不過一飯囊耳。外蔽以美服。甚屬無謂。

斯比諾薩

人之處世。如航海然。道理其羅盤針也。情欲其大風也。

坡菩

## (◎) 社說

## 民族主義論

阮伯卓

世界空前大戰。轟然一聲炸發於歐陸上。推厥原因。乃爲一關重之間題所發起耳。此問題維何。即民族之間題是也。地球上各國當使之各有獨立權乎。抑小國當受大國之征服乎。此古今各理說家未解决之疑題。不料至今日歐洲各彊國。執干戈鎗砲爲最上之裁判。夫今茲兩交戰團。甲之部份。(即法英俄聯協系)則爲獨立主義起見。乙之部份。(即德奧同盟系)則爲兼併政策起見。從甲之部份而觀。則爲民族主義之護命。從乙之部份而觀。則爲民族主義之反對。甲之作戰者。以戰勝後提起各小國之獨立爲目的。乙之作戰者。以戰勝後征服各小國爲附庸爲目的。嗟乎。風雷捲地。世界上之光明大義。今尙爭持於鎗林礮雨之中。此民族主義。其有戰勝之希望乎。其有造於我民乎。吾儕生際其時。亦當揭而明之。以與世界人道博愛之諸先進國表同情之感。今請揭出民族之義與其効力。

## 一 ▲ 民族之定義

合幾許之人羣。共居於一地域。同一言語。同一風俗。同一歷史。同一政體。一法律。是謂之一國。苟於此一國之人。而又同一種族。則謂之一民族。然此等國家民族之定義。特不過僅從理說上發揮耳。就實際觀之。古今各國之建立者。曾有一國能具備適合以上各種之原素乎。如以共居一地域爲

一民族。然則今日在越南之大法人在印度之英人。豈有脫離其祖國民族之關係。而復混合於居留地之民族乎。如以同一言語同一人種爲一民族。則何以瑞士之民聲音不同。美國之民種族又別乎。以言乎風俗。則隨地方而各異。以言乎尊教。則隨信仰而各殊。不可爲一定之確證。若夫歷史。則雖爲一國最重要之原質。然有國而後有歷史。不可謂有歷史而後有國也。政體法律亦然。或爲立憲。或爲共和。或爲開放。或爲壓制。特不過一國表面上之形式已耳。政體法律不僅不能造成國家。而有辰亦可爲國家之大阻力。若是。則只就國土言語風俗歷史尊教人種政體法律等種。都未足以定國家民族之準的。質而言之。即於此各種之外。又有一種屬於精神上之超形絕品。無異於身體之有靈魂也。此絕品者。卽名之爲國魂。蓋以國家之智識之感覺使之。一國自知其爲一國。自能振刷其一國之勢力。培植其一國之元氣。有辰其他各部份。幾澌滅殆盡。而此一點尙存。則國家之生命。終不至消沒於地球上。譬如猶太 (Juifs) 人二千年來流離零落。散居於各地。國土於何有。然賴此國魂未絕。故曾幾次要求萬國指定一托足之地。以自立其國。而終未得遂。又如波蘭人。曾幾百年來。國土瓜分。人民蟻散。而心中曾懷自治自立之思想。屢蹶屢奮。經艱苦而不辭。此可見國家之命運所依賴於精神上之魔力。甚大也。

有一法國名儒雷農 (Renan) 先生。曾著演說一篇。解釋民族之義云。

一國之生命。有一靈魂。有一屬於精神上之原素。構造此靈魂此精神上之原素有兩種。一種屬於過去。一種屬於現在。屬於過去者。乃舉國之人。同繼續一切舊紀念之遺產物。屬於現在者。乃衆人以共同承諾之意。同享受發達此公共之遺產物。然則一國者。乃一連絡之大團體。構成各人相交換擔受之債務。舊債已償。則新債又至。其屬於過去者。卽其屬於現在者也。而所謂現

在乃爲衆人共同承諾之意思。其全部公然之欲望心。嘗與世界生存之局面相驅策。個人之生存。則以日日決在求活爲真正希望。一國之生存亦然。一國生存。亦以日日行衆民投票。(Plebisite) 之舉。爲真正希望。(德國自占據亞撒盧連二州之後。廢此舉而不行。故二州人多怨之。照此真正希望。無論何等君主。何等國家。亦無權得向其他一州一郡一國而語之曰。汝土地。乃吾土地也。吾得以攻取汝。余竊想一州一郡一國。全依靠此州此郡此國內之人民耳。欲攻取。欲割讓。則須憑此州此郡此國內人民之意願。方爲正當。且也凡一國強迫其他國以爲已之內屬。則未嘗見其可也。

先生又云。總而言之。則人類者。非爲自己種族之奴隸。非爲自己言語之奴隸。非爲自己宗教之奴隸。又非爲自己一帶長江數行峻嶺之奴隸。以多數人之聯絡合誠心孚美意。則必然構成一公共之心魂。此等心魂。是謂之一國。當其各人都忘却一己之私利。以圖回團體上公共之命運。則此心魂正方興旺之時期也。若然則方可正當而謂之爲一國。方可維持特權於地面上。而謂之爲一國。

然則國之所以爲國者。其主要在乎人民。以同一之意思。相與持續。同一之運命而已。其構立國家之要素。雖有由於種族。地理。歷史。政治。各關重之原料。然其主要。則在於國魂。能養成國魂。則其他各原料。方有價值。是何異乎人造之一機器。雖其間機關各部。無不備具。然無有汽水之蒸發力。安能使之旋轉如意哉。

方人類社會初成立之日。則此民族之萌芽。已隨之而發現。自此萌芽既茁長。而爲枝。爲幹。爲長條大樹。卽爲自有歷史以來。地面上已發現之各國家民族者。是於此各民族之叢林內。其間有頹萎

之木。新茁之芽。挺直之樹。已顯然爲各民族過去及現在之形形色色。然屬於民族上之觀念。屬於精神上構成國魂之性質。則其起點。亦僅近今一世紀上下耳。前乎此。雖具有國魂。然辰亦悠忽以過。幾未有結晶之體。蓋古昔辰代。國家之組織。常以君主一人爲國家之代表。然其間古之君主者。或有辰亦忘却其担任於國民之天職。而政治上思想。又局促於家門主義之範圍。所以國魂之把持。難於百變不拔。雖偶遇國家之危運。則亦有上下同憂共患。公爾忘私。以拯救祖國。斯辰國魂之粹。不覺有火燃泉達之機。然過此以往。昇平無事。宇宙恬熙。則情隨境遷。復視此團結力。爲禱後之土龍芻狗。而國中重要之各權利。全操縱於少數有權力者之掌握中。彼蚩蚩蠹蟲之蟻民團。除却奉令聽命而外。於國家若毫無關係也。若此而求其國魂之發達。蓋戛戛乎其難矣。是則可謂之古昔辰代。雖有國家而民族主義。尙晦而未顯之辰代也。

自法國大革命起。自由風潮。一日千里。各國國民。受其影響者。無不感覺醒悟。其自己對於國家之地位。凡已得自由之民族。則思以擴張其自由主義。他若未得自由之民族。則又思以收復其天賦之自由權。此等觀念。愈日愈印於人人之腦中。幾視之爲最神聖最尊重之無上趨向。法國於一千七百九十年五月二十二日。鄭重宣言於世界曰。『法國民請與世人擔認。自今以後。不因征服之目的。而構成戰局。且絕不用兵力。以侵犯其他國國民之自由權。』又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宣言曰。『法國民行將以胞與之情。而拯救其他欲恢復自由之各民族。自此而後。其潮流愈日膨漲。其勢力愈日張大。遂成其爲世界一切變動現狀之原動力。今日之日。曾無一國不從民族之希望著想。此希望苟一遇阻力。戰禍因此而生。觀歐洲今日之戰爭。卽其顯證也。今余請述自

## 二 ▲ 民族主義之膨漲

歐洲近世歷史。其大部份則屬於各民族競爭生存之歷史。法國革命及拿破崙各戰後。歐洲各國又經過一旁午之時代。當斯時也。各方面之爭持。有兩主義。一方面則為回復舊秩序之主義。一方面則為成就各民族希望之主義。上之主義。則欲照舊時體制。以再行組織歐陸之各國。質而言之。則欲維持各帝系之權利是也。此主義得當時有勢力之各大政治家援助。其結果有一千八百十五年維也納（奧京）締結之約。下之主義。則不得權貴之贊同。尙屬於感情。而未能見諸實際。然大底感情之被壓力愈重。則其動力愈猛。舉當日凡受犧牲於維也納條約及其後各約之等國。如意大利。比利時。波蘭及德國南部各民族。皆有主持立憲保存民族之特別希望。比國於一千八百三十及三十一年。與荷蘭國相對抗。至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得列強之結約。公認其獨立權。意大利國。則自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至一千八百七十年。曾屢次與奧國啓戰。方能成一統之業。他若波蘭國。則因其國重受歐洲之外交術所脅制。故謀國情形。較各國大為困難。而當時歐洲外交術暗影之著名人物。即為普皇大佛雷德利（Frédéric）及俄女皇葛斯利尼（Catherine）二氏。此二氏久懷瓜分波蘭之野心。只待機而發耳。第一次波蘭國土之分裂。為一千七百七十二年。第二次波蘭國土之分裂。為一千七百九十三年。此兩時期。都為俄與普所成就之事業。至一千七百九十五年。為第三次之分裂。則奧國又與俄普合力。以自謀其權利。當時俄皇亞歷山（Alexandre）第一。曾以立憲政體。預先擔認於屬俄之波蘭國部份。然其後因波蘭國之蠢動。加以奧相梅特涅（Metternich）。從旁阻止。故此議遂寢。而激成波蘭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及六十三年之內變。中間奧國則兼併哥拉。

古維(Gracovie)之小共和國。普國則百計助俄以壓抑波民。其後伯林政府大伸展其野蠻手段。以使屬普之波蘭人民重受苦痛。雖然無論普國如何酷待亦不能抑遏波蘭人之反對心。方其俄國民主黨漸見進步之時期內。則波蘭人心中未嘗不希望此黨之成功。以爲自己之引導。蓋確知俄國民主黨。苟能一日握政治之大權。則波入自由獨立之前途。方有一線之光影也。

俄屬之芬蘭(Fielande)民族亦然。向來久被俄國君主黨所剝削。故人民偏重於俄民黨之傾向。雖屢經德人誘惑。而心志不變。只憑忠實一念。耐久與俄國相依附。以求最後之酬報。近日此民族之被困辱。特不過屬於俄國官僚勢力之下耳。若俄京政體既改革後。則此民族會有見天日之時期。要而言之。此日戰爭就俄德兩方面相比較。則將來此各民族出頭之望。對於德人戰勝不若俄人戰勝之最可靠也。何以知之。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普人彊奪丹麥國士勒惟(Schleswig)州之舉。已顯然爲擴張一國霸權之鉄證也。

不寧惟是。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德國又兼併法國亞撒盧連二州之地。此舉德國共和及進步兩黨。曾起抗議。不欲其他民族之加入。以養成後日之釁。卽德相俾斯麥亦已供認占領法國土地如末德斯(Metz)及天偉耳(Thionville)之出於不得已。然德國軍人派如毛奇(Wolke)將軍及斯鐸夫(Staff)將軍。則始終惟以占領此土爲積極之進行。蓋以占領後。則與法開戰之時。可以減少四軍團之軍力。由此觀之。則德國當局諸人全爲武力上起見。而出於侵奪法土之必要。縱使斯時德之各軍官能存鄭重之見。能裁制強迫二州民族之野心。則將來凡操德語之亞撒盧連順民。亦漸次感化其德國之新制度。而服從順認之。亦未可知也。不謂德國旣攻取他人之土地。而復加以官僚派之統治。新得地者。一味以酷烈手段相對付。幾何不使此二州人士所引爲荆心棘目。而轉生念。

舊之懷。况法之失，末德斯及天偉耳。是何異重受一巨創大痛，既無可將就隱忍之餘地。是故世人多謂歐洲法德之交，以亞撒盧連問題爲隱藏一可驚之險象也。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因德國官吏辱待法領事 Schnaebel 氏，而此二州之間問題已經一困難之光景。時因俄皇亞歷山第三之排解，得以無事了結。然此際德皇威廉第一亦知聽受公理之主張，裁制軍黨之跋扈，所以調停之局，易奏成功。至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梟雄之威廉第二（即現時之德皇）出世，軍黨因之得志，登極未幾，即行宣佈決不承認法國亞撒盧連二州自治之案。自此至今，雖中間統治二州之手段，有時亦稍鬆解。然其後則愈日加厲。故沙偉耳尼 (Saverne) 之一役，遂使行侵掠及被侵掠者之兩民族，終無有融和之希望。至一千九百十三年，則全歐人民，孰不曉然於此二州問題之最後解決，全視乎德國軍黨之作用。由是而一千九百十四年之戰火，從此炸發，是豈非德國始終以蹂躪民族主義，爲積極的主張，而生此可悲可慘之怪象哉。

今吾且敍及巴爾幹半島方面。此半島近世之歷史，可名之爲民族競爭及宗教競爭之歷史。前此土耳其尙能統一半島各種族各宗教之時代，則凡一切變動之暗影，猶未發現。迨至意土戰役，少年人土耳其黨之勢力，大受動搖，而土國一統之業，從此日就衰落。一千九百十二年之夏，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三國，結成一同盟，以謀破倒土國之壓制權。德國因此致疑於俄國之提倡，而頓生惡感。夫俄國對於此各國，雖有種族上之關係，然此各小國，因土人之驕橫，相與結黨，謀脫羈軛，以求補救。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柏林會議之約，此亦不過各小民族謀自存之道已耳。而德人必斤斤然於俄國是咎，是何異欲斥異己者，必思尋釁以仇視之哉。且歐東各小民族之惡魔，非僅一老大之土耳其已也。其間復有洶洶方張之奧大利國。此國於一

千九百零八年兼併波赫(Bosnie-Herzegovine)二州阻絕塞國與亞德利亞海之通路又增加關稅使塞國商業陷於楚歌四面之危因是而一千九百零八年秋間塞國與斯拉夫(Slave)種各小國幾乎有與奧開戰之舉由是觀之則相與齊驅並逐以爲歐東各小民族之禍者正土耳其與德奧三國者是也。

惟德奧之失策在於一千九百十二年巴爾幹各國合力攻土之役則此兩國對於土國不會施一臂之助無亦此兩國預料土國有制勝之能力不謂土纔被挫於意繼又被挫於此各小國一千九百十三年巴爾幹各國既勝土之後奧國遂悔前此不援土之咎設計慘恿保國與塞希開戰構成一千九百十三年之變蓋其意欲分離此各小國使之不能合力謀土耳夫德奧兩國之眈眈虎視於巴爾幹半島久矣何所愛於土國而必袒之哉無亦以爲淹淹垂暮之土耳其國現方爲承續此半島遺產物之繼嗣子吾其保存土國以維持老大之繼嗣子之產業將來第二次之承續捨我其誰哉要而言之在歐東方面自一千九百零八年至一千九百十三年之各戰役一則由於各小民族之爭自存一則由於德奧袒助土國之啓發於俄國全無涉也故敢下一斷語曰巴爾幹半島之亂局乃由德奧土欲破壞民族主義而構成之也。

然大底世間凡光明正大之主義則其中必有極猛之魔力愈攻擊則愈奮起愈壓迫則愈膨漲昔瑪志尼有云國魂者乃神聖之一物不可侵犯試觀古今歷史及今日歐洲各強國無不効力以爭民族主義之發達則可知將來世界之各民族必有一日攜手同遊於自由之極樂天地中嗟乎有斯世之責者亦宜培養之作成之以無悖天賦自然之大義凡我後人所受教訓於歷史上者豈其渺哉。

據上所言。則今茲戰禍實由德奧同盟系之仇視民族主義。而英法俄聯合系之袒護民族主義。可無疑義矣。然則此戰終結。各方面之主張當何如耶。從德國方面而觀之。據近來歐美各報所發表意見。皆謂德人初時欲合併比利時及法國之北部。並征服巴爾幹諸國。使自己對於歐陸上成一廣大勢力範圍。於是直達君士坦丁堡(土京)扼歐亞之海峽。以拓便達東方道路。蓋德人不僅以近東問題為已足。而又從世界政策的著手。長馭遠駕。以壓制遠東之各民族也。然至今列強海軍力既包圍於各海。德人在歐陸上。終陷於楚歌四面之中。而在外勢力。則南非殖民地已屬於法英。青島駐足地已歸於日本。然則為德人計。亦惟有竭盡種種手段。以求保存帝國之命運已耳。故雖戰局未告終。然可預必其德人征服世界之惡夢。決無有成功之一日矣。吾儕於是又揣擬聯合系戰勝之結果。夫聯合系今日之所以賭性命捐財產以與德奧相角持。亦惟以民族主義為作戰之先聲。則其所要求之代價。亦惟以民族主義為取償耳。戰勝之後。比利時之恢復。固無待言。而各小民族。從此方有成立之希望。試觀歐人西瞰華德生氏(R. W. Seton-Watson)所發表「巴爾幹意大利及德利亞德海」一書。則謂戰勝之後。不可不準據民族之原則。以創立南斯拉夫國。此國以塞門二國為其中堅。而且又擴張羅馬尼之領土。推此語之意見。蓋欲培植巴爾幹半島之各民族。而使之永脫離於德奧之範圍也。

且近日俄京新政府成立。波蘭民族既達自由之望。而英國今年又宣佈愛爾蘭自治之案。則將來戰勝。英俄方面必有大造於此兩小民族無疑也。若夫大法國。前乎此既為民族主義之唱導。今茲

復爲民族主義之保障。則對於戰勝之後。當必收復亞撒盧連二州之地。以保全自己民族固有部分。蓋此二州原法國所有之土地人民也。而樂願再合於祖國。亦此二州人民所旦暮仰望之同情也。然自四十年來。此二州既受治於德國之法律下。今若復歸於法。則法國宜爲此二州設一暫時憲法。以維持此二州人民之權利。此亦必然之勢也。嗟夫。民族主義之擁護。若是其完全正當。則凡世界中。既得稱之爲一民族者。豈不能因此主義之發達。而享有人道之幸福者哉。

#### 四 ▲ 戰勝後民族主義之對於安南國

信如上言。則此戰之後。歐洲各小民族皆有圓滿之結果。而投此美因。以收此美果者。則大法國當居首功。夫大法國旣爲民族主義之護命。則凡依托於大法之政治下者。豈不得以保自己之權利。遂自己之希望乎。我越南國亦遠東之一民族也。自大法南來五六十于茲。非惟政治爲我修整。學術爲我開通。預計我越南將來民族之幸福。而初時亦已能解脫我民族於彊鄰之羈絆。吾儕尙記當年李鴻章對法使公認曰。安南向來爲一自主國。嗟乎。使無大法履南土。我國安得有此名譽之一語乎。然則大法國其必有大造於我南不淺也。

或有難余曰。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乃世界之公例。古來勝國之所以取償於征服地者。未嘗有捨權利而言義務之理。今子謂大法之南來也。全爲我南民族的護命使。然則勝國之權利。無乃付之虛牝乎。余曰否。大法國之所以愛護我南者。正以盡大法國高尚之義務。復能維持大法國久遠之權利也。子所謂勝國之權利者。特不過習見夫野心家征服小國之

行動如德之於亞盧二地。奧之於波赫二州者類。故援此爲左證耳。若夫大法之於南國。則大不然。法越交誼之嚆矢。始於一千七百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未履行之條約。兩方面初時之交際。要求踐約之行動。然未幾而千八百五十六年及千八百五十八年順化柴棍之兵艦往返。特不過百七十四年(卽嗣德二十七年三月八月十一月之三約)又未幾而結千八百八十四年六月(建福元年五月)之約。始終相交際於壇坫之間。而非是勝獲於沙場之上。雖當初之誤點。尙未融通。懷舊之心。頗形畛域。故揭竿斬木之舉。時或見於閭里百姓間。此特不過千年故國自然之民氣耳。然朝廷之上。開門相揖。血刃不及。概可見兩國和親局之大圓滿。何嘗有爭戰之釁乎。且也大法遠東之事業。得一感情良好之越南國爲托足地。作成他人以爲我有勢力之東道主。於權利上有何衝突。此勝國征服人之說。吾所未信也。

然則今日吾儕宜憑一定之觀念。以希望於大法者。亦惟曰。大法國保護我越南國。全爲越南民族。徐謀他日之成立已耳。據此一說。以公告天下人。據此一說。以傾向於大法國。亦據此一說。以確持於我民意願中。以和平二字爲救國之方針。而此和平之顯證者。則至今日又彰彰然在人耳目。不見夫歐洲戰事之炸發也。我大法國實當其衝。而我越南片土。非惟鷄狗不驚。反側効順。卽至人民勇於從征。士卒樂於用命。與大法國表白一親密之感情。蓋今日之安南人。亦已了然於此戰役。必有大造於世界之各小民族。而我民所邀福於大法國者。不淺也。今年二月。大法政府派沙露大臣再蒞我南。人民歡迎。感情極熱。西南人之演說。皆大聲宣唱我南爲東亞之法國。一語。而報紙亦大書特書之。偉哉言乎。有興味哉西南人之同調乎。夫越南

將來能成爲東亞之法國與否。此未敢知。然確知夫十年數十年之後。越南而有自治自立之資格。則大法國亦有何靳惜而不鼓導之。提挈之開放而公認之。以達民族主義完全之目的。嗣來所以遲遲而未敢出此者。蓋保護政府原以徐進法子先整理我國之政治法律教育經濟各問題。以求其國家資格。有完全之一日耳。果爾我越南之幸福。其有紀極乎。吾言及此。而不得不回思我民族固有之資格。

夫我國之民族爲何如乎。今吾試舉我民族之各要素。其人種則雖有交趾占城真臘之類別。然至今日則已混化於無形。而成一特別之安南種。無種族上分離之界限也。其言語則北自高平諒山而南達於安江河仙兩地之人。可以坐談一席。無言語上之窒礙也。其風俗則喪祭冠婚之禮。無異俗也。其教化則敬長事上之心。本同一也。且也國中無階級之岐視。平民子有才學者。可以授卿相。其平等何如也。曾幾次逐元兵。擒胡寇。其民氣之進取何如也。若夫國中文學。則雖過於文弱。不免爲今日晚進者所排斥。爲老學究爲腐儒生。然古時忠孝節義。由此而生。綱常倫理。由此而立。試觀本年四月一日全權大人臨北圻之文廟。猶指各先賢先哲之碑。而謂之曰。君子儒。其文物何如也。嗟乎。數千餘年孕育於歷史上之安南國民族。亦爲世界中完全之一民族也。有此民族。宜乎發揚於世界久矣。而何以遲至今日。尙勞我大法之護持哉。此中原因。蓋亦有故。今請舉其尤者言之。一由於國交之太狹窄也。古時國關未開。舟車不達。以越裳之地通中國。須三年重譯而始至。其交通之困難何如。由此困難之點。故罕與世接。對外則無彼此之相形。對內則任主張之自我。南國河流山。別成天地。含哺鼓腹。民自熙熙。何所謂競爭。何所謂優劣。而必於民族主義之提唱。此古昔時期。民族思想之難於發現。蓋盡國而然。非獨我南僅有此缺點也。自與中國交通之後。雖人民始知有

國與國之別。然使我南之附近國。其國土國力有相等之地位。如暹羅緬者比。則亦無能爲我鈐制矣。卽不然者。使我南之地位。如日本之孤懸三島。亦足令人以海外神仙視之。乃不謂蕞爾初拓之小邦。復毗連於龐大之一彊國。而左顧右盼。亦無可結之與國。以求勢力上之平均。故於衆寡不敵之間。嘗被其所羈絏。內屬於漢。於晉。於隋唐。於宋明者。上下凡幾百年。雖其間如徵女王之下嶺南。先皇之唱獨立。李常傑之退宋師。陳興道之平元寇。經一代之變。故必有一代之崛起。亦足以發揚我南民族之特色。然悠忽而過。難以持之久遠。况內屬時代。中國之待我者。專務以吞併我臣服。我爲獨一無二之手段。非若今日之大法國。能教誨我指導我。爲我計民族之前途也。嗟乎。千年故國。前既淪於不知不覺之乾坤。繼復居於稱臣受封之地位。能無令我民族卒受剝削消磨。陷於悲觀之景象者乎。

二則由於民智之未開通也。混噩時代。固無論已。及其中世。雖有學問。然其學說都憑一畏天主義。民則甘自菲薄以自居。士則只求聞達爲已足。在下之態度如此。誰復知民族爲何物。而在上政治之外交界。則其視己國也。不過爲中國之一藩屬。一外省已耳。嗟乎。人必自賤也。然後人賤之。旣謂我爲天朝上國之附庸。卽復誤認我爲天朝上國之民族。此民族思想所以難乎。發孕於我民之腦中也。

夫我南民族以此兩者之大原因。而不能早日發揚於世界。此屬往事。今亦無須追咎矣。今既依附於大法國之宇下。則前此之艱關。全已解脫。將來之希望。漸有可期。然鄙人一再思之。更不能不爲我民族之前途。籌及進步之法子也。據一定之觀念。則大法之保護我南者。全爲民族主義之指導。我鴻貉子孫。當不患其無有發展之

一日矣。然就我民現日之程度觀之。則更令人惴然以思。惶然以恐也。或者謂余曰。我民族以四千餘年立國。經幾危變。猶不至有淪喪澌滅之虞。今國土漸已開拓。人民漸以衆多。以此持之。千萬世可也。况引導提挈我者。自有萬能之保護政府。吾儕何必徒抱杞人之憂乎。余曰。否。今之時代。與古昔異。競爭劇烈之世。不容孱弱頑陋之民族。尙留喘息於天演場中。且也。良醫雖精。亦不能療不藥之病。教師雖勤。亦不能化不學之童。縱使我民族不知自振刷。自修整。則保護政府。雖勞引導提挈之力。亦困心橫慮。而無如我何也。此所以我等當盡我等民族上之任務。即所以補救自己。而且又不負保護政府之美意也。我民今日欲對於自己求達完全之希望。對於大法國贊成真正之主義。則當從民族上著想。而欲從民族上著想。則當知我民族現時最重要之缺點。

今以我民族與歐洲各民族相比較。則我民之缺點。固不知凡百計矣。然即此凡百之缺點者。亦先由一二重要之缺點而生。此重要之缺點者何。卽我民之學問與經濟是也。此根本問題不先解決。則雖日日提唱民族。於事殊無濟耳。

爲今之計。一則當從事於學問。以增進我民之智識。一則當從事於經濟。以增進我民之常產。昔聖人所謂有常心。有常產。是也。此兩問題。非別設一題目。詳細研究不可。茲非一語可盡。然要之。以養成我南有智識的民族。又養成我南有磁基的民族。爲目的。我民若能執此真正之目的。依恃其親善之保護政府。以造成良好之國民程度。繼之以造成其良好之國家資格。則教我誨我之大法國。必有慰心之一日。斯時大法國之名譽。及我民希望。又何多讓。美人之對於菲律賓半島耶。吾言及此。而吾正拈香以祈禱。協商系之早日戰勝。以使民族主義達最終之文明之燭。自由之鐘。醒迷起夢。於我含生負氣之越南人也。

◎ 文學

雪輝

● 死之義

死有義乎。設此問題。博學家答無。宗教家答有。博學家曰。死者生之終也。一切生類。其生也精氣凝結而生。其死也精氣卽解散而死。生前本是虛空。死後亦仍歸於虛空。生死一離合之幻象耳。又何義之可言。宗教家曰。人之一身。有兩原素。卽肉體與靈魂。是已。靈魂永遠不滅。不與生俱存。不與死俱亡。其循理化之公例。爲生死者肉體耳。區區百年。不過靈魂之一逆旅。而不可以蓋靈魂之一。生考終之日。卽靈魂離肉體而超升於一極高世界之日也。然則死非吾人之終。實乃吾人之始。實吾人以身入純粹靈魂的世界之呱呱墜地時也。此二理說未決。孰是。各思想家亦分爲二派。互相水火。平居無事。則此問題爲哲學與神學之一高等問題。無研究之必要。而世人亦鮮有留意者。似不必定此二理說之善否。以爲從違方其生時。恆視死爲風馬牛之不相及。縱有提起。亦僅以之資談柄。無切膚之痛癢。然現今時代。驚天動地之戰局。將舉全世界之大部份。化爲劫灰。千萬億人。相携而入於此無量之淵。無不有死之一物在其目前者。當死潮極猛之衝。一般世人。立此惶恐灘頭。而低徊自問曰。死何物也。昔之引爲清談者。今日視爲悲劇。死之問題。發現於全世人之眼界。如一篇大文字。和血與火而印成之。不但哲學與神學諸專家。乃有研究此問題之資格。凡含生負氣者。莫不注盡心腦。留意於此公共問題焉。法人貝耳日 (Paul Bourget) 先生。有見及此。故撰一小說。顏曰。(死之義) 將此可泣可笑可驚可愕可歌可舞之問題。明白揭出。與世人共見。先生爲法國文

學界領袖。以最濶之想像。最佳之結構。最偉大之文章。最深邃之心理學。具此數長。而揭出此心血之問題。必其所發明之新思想。多有爲世人所熱誠歡迎者。

先生以死之一物。假設兩境象。其高尚也相同。而各立於反對之地位。蓋此兩境象。乃卽前敍二理說之表證也。此兩境象。憑奇妙之筆墨。擘空摸寫。而精微之意。已寓乎其中。令讀者自悟。先生於此二理說之傾向。

先生假設有一悲劇。爲一客觀人所得寓目。局終追述。以爲紀念。文用記事體。據事直書。不加評判。然事極哀慘。見者不能不爲之心動。且己與本事亦略有關係。司馬青衫。不覺爲琵琶洒淚。故其文亦哀慘獨絕。而其芬芳悱惻沁人心脾。則亦以此。

文中所敍之客觀人。駢馬耳山 (Marsal) 醫師其名也。醫師本外科名醫烏的格 (Orteque) 弟子。助役於名醫所立之病院。小說述事。以歐戰開幕之日起。醫師以脚疾。不得預戰場上榮譽之地位。因其師曾請於陸軍部。改所立病院爲傷卒病院。專治神經部受傷之軍士。力延醫師在院助役。醫師念報國之義務。所在而有。或在戰場。或在病院。苟可以事吾國者。吾願致吾身。乃欣然應師請。以此機會。而醫師得接觸其師家庭中之一悲劇。與國民大悲劇。同時開演云。此一悲劇。雖僅關係於數人之運命。除數人外。無絲毫之感覺。卽日在其傍者。亦懵然無所睹。然其發生之意象。乃極爲玄妙。非惟可解。現時歐戰之大悲劇。而於千萬年生死問題之根本解决。亦微有一隙之明。茲可總其事之首尾。而約敍之。醫師入院之數日。院中整備一切。以候昇至之傷卒。名醫與其夫人。盡力拼擋。以極愛國之熱誠。竭其所長。以赴國難。名醫爲法國醫界著名外科家。卽全球醫界中。亦首占一席。從事於治神經病專門。凡奇險之症。經手奏效者甚多。其論此等病源。亦多發前人所未發。且刀圭

妙手人莫能及。其施治人身臟腑。如庖丁治牛。一一中節。以精於術。故先生此時已造成得一極大之榮譽。一極厚之資產。身名俱泰。富貴雙全。誠備極人間之幸福矣。又得夫人爲天成一對。姿色絕麗。性情絕佳。心地絕好。塵寰福果。至此真十分圓滿。名醫與其夫人結婚。可稱爲人間一趣史。娶夫人時。名醫已四十餘歲。同伴咸以爲名醫殆持終身不娶主義。偶一日欣然語醫師曰。君乎。予甫覓得人世上之一絕品者。請君試猜爲何物。予將與一小姐行婚禮。此小姐爲誰。卽某故名醫之女公子也。其名想歷歷在君耳。女公子時年甫二十歲。父沒母改嫁。其父在日亦一著名醫學家。於名醫爲同輩。名醫識女公子。自其幼時素慕其品行。造長丰貌清秀。神采綽約。如月殿姮娥。下落塵界。名醫此時乃始感覺愛情之無限魔力。二人雖年齒遠相上下。而伉儷極篤。結婚至此。有六年矣。此六年中。情愈濃。愛愈切。無少間斷。而夫人對於名醫之愛情。尤十分感服。十分敬重。然其時名醫春秋殆半百矣。與夫人行婚禮時。年齒已四十四。而膂力無異少壯。至是微覺老倦。形容日見憔悴。精神日就疲憊。自診知得一不治之怪疾。蓋癰發肝部。潰口在數月後。卽爲送命之期。然寔不令夫人知之。醫師亦不意其師得此險症。以爲辨事過勞。故日覺衰倦耳。名醫之病。名醫自知之。病之痛苦。名醫獨自受之。痛極不可忍。則以鴉片精輸射血管。使暫時寬減。鴉片精爲一種毒藥。用之害直與病等。以如此險惡之病。兼以如此療病之藥。兩方攻擊。遂促其不絕如縷之生命。一蹶再蹶。而不可復振。加以名醫日夜奔走。爲効命疆場之傷卒盡瘁。以收拾半生半死之碎骨殘肉。換成第二次執戈敵愾之健兒。煩勞之事。叢於其身。尤足以助病勢之凶饑。而短餘喘之殘期。一日方剖治一大尉中彈傷其脊骨。忽昏暈不醒。放刀倒於地下。左右扶上病床。久之乃蘇。——此段爲全文中心點。述名醫夫婦向死地相對時之情景。而相與發一狂慘之誓言。——夫人久已窺知其夫得重疾。

憂懼不置。然見其精敏如常。不敢開口。因此回昏暈。甦後。乃哀請其夫以寔告。名醫對此婉曲哀求。惻然不能自遣。乃以病情相告。并其心中隱痛。盡情吐出。一則殘花待落。一則嬌蕊方春。汎栢之零丁。孤鴻之寥寂。云何可言。且曰。此身已宿攖怪疾。顏色枯槁。大不如前。妃子對我之愛情。必不能保。其疇昔。昔之愛我者。今其轉而弔我乎。言念及死。不覺憤極。欲狂。欲殺其妻。繼以身殉。一時同歸于盡。以爲快我之愛。夫人如是。至矣。蔑以加矣。其如夫人之不我愛何。夫人見其夫不滿於己之愛情也。大叫曰。噫。我所至愛之良人乎。妾之何以愛良人。妾之此身何以寄於良人。殆至今而良人其猶未諒乎。良人乎。卽妾之生命亦已爲良人所有久矣。妾固知婦人從一而終。旣愛其所天。決無第二人可以易吾愛者。語云。烈女不更二夫。余以是嘗致怨於余母之改嫁。余非不知良人之先余而老也。然余之愛君者。且因是而彌摯。余父在時。已遺余以學識之明鏡。余父之爲何如人。其學識何等淵博。余雖不敏。寧不見及此。余之以身許良人。實余唯一之愛情。繫於學識中人一代之風趣。良人所操之術。自世人謬會。目爲鄙事。而予實深於其中。知有高尚之義務。偉大之功業。余居常自念。他日我良人年力就衰。予當趨奉左右。良人疾病。余當親湯藥。如是而予之志願始大。遂蒲柳微生。乃爲不虛。今日之日。正予心可自白於良人之日也。而良人猶不予以諒。予將何以爲予。此身肝膽。向誰是耶。到此山窮水盡。希望殆絕之時。妾願一刀兩段。爲良人斬去煩惱根。苦海孤帆。與良人共濟可也。語至此聲暫歇。最後以極果決之熱誠。發出一劇烈之難題。毅然問曰。果良人有殺妾心乎。名醫曰。唯。唯。夫人又問曰。果良人欲與妾偕死乎。名醫曰。固所願也。夫人曰。然則吾二人同年同月同日死。不猶快乎。噫。良人今已諒。妾之愛情乎否。名醫一聞此言。如醉如癡。破愁爲歡。如湯沃雪。翻然曰。斯言乃知卿心。予今信卿。感卿誠不置。已幾閱月。予沉沉於惡夢中。得

卿斯言。如夢始覺。覺新鮮之空氣始達予鼻。果也。予今乃諒卿之愛情。乃信卿之終不予以捨也。予今身體乃漸覺平靜。神情乃漸覺爽快。卿以斯言惠我。其愛我爲何如耶。夫人曰。有是哉。余今乃獲披此心與郎君共見也。余之愛郎君。石可爛。海可枯。地可老。天可荒。此心不可變也。苟至於良人棄世之日。則余於世亦復奚所顧戀。而不與郎君俱。余誠不畏死。余固知死爲不可復覺之長夢。吾二人將以何時相携而入此睡鄉。卽以是日可乎。早一日死。便早一日不爲病魔困抑。卽以是時乎。卽以吾二人同情同感。肝腑相照之此一分鍾乎。惟君之所命。余已整備一切矣。名醫曰。未也。予今日正在歡場。予不欲拋棄此千金時刻。予之目尙能見卿。予之手尙能握卿。予心腦中尙存有卿。愛予之感覺。予尙未死。予不欲予對卿之光陰。有一分一寸之虛擲。予之痛苦。有鴉片精爲予祓除。前以彼之能爲吾害也。懼不敢多用。今予藉彼爲定痛符。得於未死前。享清閑幸福。對卿玩卿。知卿愛予。予之快樂。殆不可言。予尙有數禮拜未死。或尙有數月未死。予欲盡嘗此愉快之生涯。夫人曰。余與郎君有同心也。然余願郎君矢一言。以吾二人之愛情爲證。吾二人偕死之約。只可暫緩其期。屆期郎君必以告余。勿捨余去。吾二人成婚之夕。以百年偕老爲誓。共指天日。郎君記之乎。余願郎君申訂前誓。郎君邃於醫者也。醫者司人之生死。死期將至。郎君必知之。知之必以告余。且示余以死法。余沐浴齋戒以俟君之命。吾二人並肩携手。同墮於不知不覺。永劫不復。之深淵。視之空房。孤枕形影。相弔。郎君逝世後。余獨在人間。時之慘况。不猶愈乎。郎君乎。余知君之信義著於平昔。今肯以一言相許否。名醫曰。予與卿誓。夫人曰。余佩郎君大恩。方語此時。二人頓易常性。直如喪心病狂。愛海之潮。排千丈洪堤。橫溢四出。而不可復禦。一甘心以其身獻。一忍心以其妻殉。此時固皆以極表決之熱誠出之。然詎非其事之大足駭人聽聞者。此非常之事。何由而發現於吾之

眼簾。嗚呼。生死關頭。幾人勘破。無亦彼二人對死之觀念爲之也。彼一人以死爲無義。以死爲生之事。無一不稱意愉快。足以演人生未有之歡劇。謂宜假以年歲。長享此快樂生涯。死何物也。無端來終。嫉之如仇讐。厭之如蛇蝎。以爲吾兩人琴瑟好合。家室團圓。富貴榮華。備極人間幸福。凡賞心樂事。無一不稱意愉快。足以演人生未有之歡劇。謂宜假以年歲。長享此快樂生涯。死何物也。無端來破我半齣之歡場。力雖不能敵。心實不能甘受也。死則死矣。自古誰無。胡直如此惡死。胡肯如此死於非理。緣此觀念。過憤成狂思。一無可如何之對付方法。如向死宣言曰。吾二人愛情方濃。汝故作惡。汝太無理。斷吾二人愛情之絲。然我試問汝。吾二人不獨死。則汝將奈我愛情何。絕處求生語。亦殊覺無聊也。名醫固一博學家。信生死爲聚散之常局。身前身後。都歸烏有。到此身將歸烏有。前瞻浩浩。後顧茫茫。嫉厭之心。不自知其何以生也。夫人亦博學名家之女。又受其夫之感化。殆亦同此思想。故當其夫死期之已迫。欲爲之解脫煩惱。令所愛之情郎。不爲無義之死所困。計惟有與夫同死耳。事後追惟。原非有一毫悔恨。然反念知亦計之窮。無正當目的。

義俠高尙如夫人。一諾千金。必無復有所瞻戀。此一反念。實出於勉強。而非其本心。誰令致之。則有突來之機會。爲其反動力也。此突來之機會。卽文中所述之下半截。卽有死之一境象。與前事相

反。作者著意摸寫。以供閱者之比較焉。

夫人有一族弟。名加里克(George)。戰爭前學於武備學校。徵集令下。以少尉從征。姊第二人。幼時交誼極篤。時亦相訂以百年。西俗族兄弟得相嫁娶。迨長。一與名醫結婚。一在學堂肄業。飛鴻去鴈。天各一方。往事回頭。都成夢幻。姊當不復記憶。而弟則情愛如初。雖團圓之望未果。他生而骨肉之恩。無間疇昔。少尉生本多情種。且篤信天主教。以爲生前之家室。雖不得克如心。死後之天堂。可重謀。聚首也。一片幽情。未曾向外人道。姊與其夫俱不之知也。名醫遇少尉。極雅洽誠懇。惟有一事。意

見常相矛盾。則宗教問題是也。少尉深信祈禱懺悔之說。名醫則力持無神主義。二人思想懸隔。如南北極之遙。平日晤談於宗教問題。議論每相左。夫人既被化於其父與夫之學力。此事之意見亦傾向於名醫。然三人向來所稱異論反對者。仍僅屬於思想界而已。意外之遭國難家災。沓來而紛至。思想界之反對。乃現於實行。亞撒盧連戰役。少尉預焉。未幾獲重創。頭部爲彈所中。軍醫視之。傷痕太重。恐有害於神經。命送回名醫病院調治。機緣湊巧。少尉入病院時。即爲名醫家庭悲劇開演之日。名醫與夫人方如癡如醉。在相約偕死之狂瀾中。二大方惆悵於邑。於不得不死而適有半生半死之一人來。別有死之一境象。與之爲對。兩方面之觀念。其不能免於衝突也。必矣。此兩觀念。夫人向僅知其一爲夫之方面。其一爲弟之方面。則夫人今乃知之。令夫人心目中。不能不爲兩觀念之比較。少尉受傷後。心氣仍保平靜。且推其信仰之心。肉體愈痛苦。卽靈魂愈快樂。蓋痛苦者。乃超度靈魂之代價也。平居無事。雖英雄豪傑。無以自別於庸俗。時窮節乃見。聖凡之分界。只爭在此幾微。患難來。百端以撞撲我。我堅心毅力。毫髮不少爲動。不特此也。衆人皆以爲痛。我獨以爲快。衆人皆以爲苦。我獨以爲樂。如是我之靈魂。乃高貴。非常人所可幾及。且人之生也。苟限於此世界而止。則區區數十寒暑。六根五濁。紛溷不可終日。亦何樂乎。有生惟此。紛溷不可終日之世界外。猶有一金花銀果之極樂世界。在吾目前。爲吾人所旦夕夢想。欲早離脫六根五濁之塵寰。以一躬履其地者。而吾生方不虛也。吾人含酸茹苦。千摧百折。於此數十寒暑中。始有取償之希望也。况人類爲世界之主人翁。驅策風雷。役使水火。鑿山通海。草木鳥獸。皆悚息俟命。一切道德。法律。政治。經濟。學問。發明。乾坤之缺齋。皆待其補救。其責任何等艱巨。其抱負何等宏遠。苟吾人之靈魂。以生爲限。以死爲終。前無所受用。後無所希望。如錮之於一黑獄。無片隙之光線。可以遐瞻高矚於浩大之前途。則

藐然七尺之身。五官五臟。不過爲四萬八千虫出入之區。饑而食飽而嬉。蠢然天地間之一物耳。烏能有左右世界之能力。飛不如禽。走不如獸。人類之絕滅。不已久乎。惟我靈魂。無死無生。常有最後之極樂世界。在其目前。獨往獨來。而無所於餒。故能犧牲現在。以爲將來。犧牲吾身。以爲社會。履險如夷。百折不回。而宏遠之抱負乃勝。艱巨之責任乃塞。世界主人翁之資格乃克完全。卽觀現時驚天動地之戰局。凡具有信仰之誠者。常以爲國流血自慶。視死如歸。非徒死於義務者可比。非其明驗耶。此一篇大文字。夫人如從少尉面上見而讀之。自入病院。少尉病殊劇。而精神逾爽適。嘗與夫人語。知名醫得險症。又約略窺見此二人中之悲劇。數行情淚。不覺替當局傷心。此身已分一死。嘗見軍士中其受傷如我而死者何可勝數。我之死期。非早則晚耳。不嫉死。不厭死。且預備其死。以求得。當。焉。言念及此。胸中便覺無限快樂。纔一瞑目。如見天國之樂土在其目前。我之於死。其安定也如此。而彼二人之於死。其驚擾也。又如彼。其倉惶悲慘之狀。卒至溢於彼二人眉目間。視之殆如墜井之醉漢。不惜蹇裳濡足以救援之。乃日事祈禱。願以己之靈魂。爲迷途者贖罪云。夫人見少尉對死之態度。何等安定。而有感于心。回念已與其夫對死之態度。何等驚擾。遂不覺爽然自失。繼數日。名醫病加劇。頓易常度。生平器宇極寬洪。忽一日指少尉問曰。君常與予婦私否。夫以醫者對於病者。且又智識高尙。如名醫。而乃心懷嫉妒。自疑疑人。出此卑劣不堪入耳之語。其狂癩直居何等耶。耶。非。耶。此時懷疑主義。橫現於夫人之心腦中。嗚呼。青天碧海。無窮恨。一片傷心。畫不成。夫人此時之心事。誠有無限悽愴者矣。履約之期在即。而心却與約相違。寢則對衾。行則對影。吾其如此約何。其如此重大之約何。夫人之心既變易如是。而名醫此時尙如在夢中。乃至於臨死之最後一分鐘。

始恍然而寤。是日也。名醫準備同夫人辭別人間而去。夫人知履約之期迫矣。而不知有何等之魔力。却畫最終之一刻。不許與其依依不捨之佳偶。並赴泉臺。俯仰身世。對人撫已。一樣羞慚。口血未乾。奇冤莫訴。不自知其淚之潺潺然下也。援筆揮墨。略寫寸衷。名醫讀之。不覺驚醒。非惟不責夫人之悖約。且自悔前日之迷狂。遂與其徒醫師訣別。數言倚几而臥。仰藥自盡。

後數日。少尉傷勢加劇。療治不效。亦相繼逝世。彌留時。手抱胸前之聖架。口念聖經。面容藹然。神色不變。如脫苦海而上蓬壺。夫人自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日夜唯竭力爲病人看護。忘寢廢食。殆欲犧牲其身。爲死者之靈魂贖罪焉。醫師見夫人用力過甚。勸其節養。夫人答云。君勸予作事不宜太疲。予惟疲於作事。而予心乃少慰。予之愁恨乃少解。予孜孜然夜以繼日。若忘其倦者。自念苟信仰之事。爲眞。苟生人之世界外。尙有第二世界。苟予夫之靈魂。終不絕滅。死後尙受種種苦惱。則予之獻身於看護死者之義務。殆於予夫之靈魂。不無絲毫之効力。云予心中有如此之希望。此希望之得達與否。予不敢知。然每一念及。覺予之精神大爽適。如有道謝之一聲。歷歷到予耳。噫。此聲胡自來哉。非信仰中人。誰敢作此答語。夫人雖未有信仰之誠。然此問題已來往於其心腦中。則宗教思想之感覺。蓋已不薄。

文中結論在是。作者已將一幅寫眞。示人以兩個境象。一則思想社會中人。才智既優。學識亦富。突然見死之臨其前。乃以一方面之觀念。與之對付。而萬不能適。蓋依此觀念。則死爲絕滅。我感情之物。夫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萬斛愛潮。安得起而與走。無常者爲敵。且死又爲絕滅。我智識魂之物。夫貴賤賢愚。同歸于盡。百年身後。雖不患繼業之無人。平生醫治。起死回生之功。聞望固不至于埋沒。然吾身不存。則學問思想將於何附。荒憤三尺。宿草同青。爲跖爲堯。千載誰辨。縱有彌綸宇宙。

囊括六合之事業。將焉用乎。緣此觀念而嫉之。而厭之。而憤極發狂。究竟愈嫉愈厭。愈不能脫離。憤亦何益。不得已吞聲忍氣。降心而受死。如戰敗之將軍。力盡投降。而飲恨不釋。一則職業社會中人。才智學識。本無以逾於恆人。思想界之範圍。爲遺傳習慣所束縛。一切事物之觀察判斷力。俱以是習慣爲根柢。賴是習慣。而其對死之觀念。乃能順受其正。而無所恐怖。無所怨悔。一若以死爲增進靈魂之絕好機會云。惟我之感情魂。不隨之而絕滅。故其對死也。犧牲吾身之痛苦。得爲所愛者。洗其冤愆。而彼此之愛情。於以終古。亦惟我之智識魂。不隨之而絕滅。故其對死也。反能增進吾身堅忍之毅力。予我智識以莫大之益焉。一質而言之。此兩人。均立於與死決鬪之場。一剛強而取敗。一柔順而獲勝。一以死爲災害之橫來。而反抗。一以死爲事機之成就。而歡迎。作者於兩人對死之方法。下一批語曰。二者不論。孰爲正當。然不能不公認其一爲有用的。其一爲無用的。其有用的。即柔順之對付法也。卽文中所敍之少尉其人也。何謂有用。以死自助。且能以死助人者也。少尉之一人。非兼兩者而有之乎。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古云。辨得一死難。殆謂是也。當此天步多艱。世界競爭之禍。日烈一日。雖排斥宗教毫無信仰者。亦不得不服少尉死法爲極良極便適合時勢之不二法門也。

吾儕摘論之目的。在介紹歐洲文籍之善本。以餉我同人。是書於千九百十五年出版。爲歐戰之第二年。於法國言論界。有非常之影響。吾儕總括全篇。略舉大意。自知不足以盡作者之思想感覺。然嘗一臠而知全鼎。亦未始非閱原本者之一助云。

◎ 潛水艇

雪輝

今日歐洲戰局。開古今見聞界未有之奇幕。其最奇者。爲飛機與潛水艇。彼其相持也。以戰壕。其攻城也。用重礮。營造之工。勢力之猛。雖爲昔時所未有。然亦非創始於今日。惟飛機與潛水艇。爲第一期。出現於戰場。上海陸空。前之奇觀。此二者。誠爲今日戰局之特色。後世史家。欲以器械分本戰。與昔時諸戰。相異之點。必名今日之戰局曰。飛機與潛水艇之第一戰。予且先敍海中潛戰之作用。次敍空中飛戰之作用。且現時戰局。正當潛戰劇烈時期。數月以還。德人逞狡黠之陰謀。宣言以潛水艇爲戰略。不論商船戰船。或敵國之船。或中立國之船。凡航行於指定海面者。必擊沉無赦。噫。德人之心誠毒哉。德人之計誠狂哉。然潛水艇在現時戰爭之勢力。亦可以見其一斑矣。用是約譯歐書中。於潛水艇之歷史。之製造法。之用途。之効力。舉其重要部分。令我國人知。二十世紀時代。產一怪物。之新海龍。其爲物也。能小能大。能幽能明。吐火噴雷。吞食者。不知其幾千萬之生命也。不知其幾億兆之財貨也。吁。誠文明熱力。澎漲極度之世界。所專有之物乎。

甲 潛水艇之歷史

人類嗜慾。常喜新而好奇。往往於己所不能者。而竭力以求其能。欲以人力補造化所未及。無鳥之翼。而求其飛。無魚之鱗。而求其泳。充此嗜慾。而飛空泳水之器械。乃出現於人類之世界矣。其大足。

經意者。則飛機與潛艇同時出現之一奇史也。最初出現之潛水艇爲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國人部士年(Bushnell)所創。最初出現之輕氣球爲千七百八十四年法國人比拉德(Pilatre)候爵亞爾蘭德(D'Arlandes)所創。二物出現相去殆無幾時。數十年來。潛水艇始克應用於寔際。而自由輕氣球亦卽於其時有飛行之効力。一飛一泳。進步亦有同時也。茲且述潛水艇之歷史。

據歐書所載。自千六百二十四年已有荷蘭人德勒本(Von Drebber)造一潛水艇。曾在太晤士(Tamise)河水中潛航。英皇沙克(Jacque II)親自試驗。斯事未足深信。後經多人製出潛水艇式。然卒無完善者。千七百七十四年。英人鐸衣(Day)試航一潛水艇於貝勒木(Plymouth)。溺海而死。是爲死於潛艇之第一人。

實言之。則潛艇之歷史。美大部士年(Bushnell)君其鼻祖也。君於千七百七十五年所製之式。名龜艇。製式前有一掉機。後有一櫓機。二貯水房中滿貯水。令其排水力與艇之重力相稱。艇身乃能入水。有一氣筒。爲收水放水之用。入水時收之。上水時放之。又有一掉機。豎置之。用以排水。二掉機皆以人力轉捩之。此艇式非僅爲試驗之机。實以供軍事之用。攻擊敵船時。則潛於船下。釘一鑽於船身之鐵甲。鑽繫一鉄繩。掛以彈。有發彈机。如時錶之自動線。其机一動。五分鍾後。彈即著火而發。洞中敵船。第一出現之艇式。其崖略如此。艇身甚小。略如卵形。容載僅得一人。然其中需要之機關構造略備。且能置一水雷。雖製法粗略。然其性質亦可稱爲軍用之水雷云。此艇式出現。適當美國獨立戰役。美人欲試用以擊英戰船。然卒無效。遂止。

後又有美國人豐頓(Fulton)君。亦製一潛艇。名奴的陸(Notius)。君卽爲汽船之創始家。二次獻

技於法政府。請製潛艇。均不見用。千八四年如英。英亦不君用。然賞君以三十七萬五千佛郎。自是不聞。君復有所製。蓋英政府以巨賞啖君。令君勿以此潛戰之利器賣與他國。致英國水軍蒙其損害焉。

千八百五十一年。德人部耳 (Bauer) 君。製一潛艇。名貝蘭都士 (Brandtucher)。經屢次試驗無成效。獻於俄法亦不售。於千八百七十五年窮乏而死。君於潛艇與大戰艦之比較。常有所言。誠已先知。潛艇在今日世紀戰爭之効力。其言曰。今而後大戰艦及各鐵艦。無論如何改良。亦必漸歸於淘汰。潛艇之小與鐵艦之大相鬪。以小敵大。而潛艇必勝。鐵艦必敗。將來世紀。必見此二者競爭生存之結局。今日之大戰艦及各鐵艦。視之如一喪輿送老大海軍之神柩。語雖過當。而潛艇之盛行於今日世紀。君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歐洲戰局。非其明驗耶。

千八百六十年至千八百六十三年。法人貝爾窩 (Bourgeois) 與一技師名貝倫 (Brun) 君。製一潛艇。號潛水手。盡換舊式。艇身極大。長四十二西尺半。廣六西尺。排水力四百五十三噸。然以其大故。航行頗欠平穩。入出上水。不能如意。千八六十五年。經屢次試驗無成效。遂止。

南北美戰役。有美國多人。各製新式潛艇。爲軍事之用。然無一完善者。惟南美軍之達偉 (David) 號潛艇。擊沉得一敵軍之戰船。而艇身亦相繼轟沒。是爲潛艇戰功之第一次紀念。

後又有俄國人名 Dziewiecki。製一新式電機潛艇。艇用電機自此始。屢次試驗。成效卓著。俄政府乃訂購五十二隻。然此潛艇式尚嫌太小。(長僅六百西尺)。用於軍事。未免幼稚云。

一法人名古貝 (Goubet)。仿俄人式。製一艇。以己名名之。法海軍部經屢次試驗。不甚中用。遂不準予立案。

千八百八十一年至千八百八十七年。瑞典人名怒耳登峯 (Nordenfelt) 又製一新式艇。屢次試驗。均獲成效。震動全世人之耳目。然缺點亦尙多。如潛行尚欠平穩。入水上水。尙無一定之調遣。艇中熱度太高。不適於久住。

此後復有潛艇之兩製造家。一爲英國人瓦丁頓 (Waddington)。一爲西班牙人貝蘭 (Bernal)。西人所製之潛艇。名動全國。然亦未聞應用於軍事。西美戰役。絕不見潛艇之舉動焉。

繼爲法人斯德 (Gustave Zéde) 所製之仁奴德 (Gymnote) 號潛艇。艇式小。長僅二十西尺。廣僅一西尺八十分。創於千八百八十六年。至千八百八十九年。爲第一次之試驗。泳行甚善。縱橫如意。自是而世界之潛戰器械。乃告成功矣。然以其小也。尙未適於用。後人乃更製一大式潛艇。卽以斯德。爲其號焉。(斯德時已逝世) 艇長四十八西尺半。乃試驗無成效。不及前艇之良好。

當其時。有美人名荷蘭德 (Halland) 者。亦造一新式小潛艇。此潛艇式後。遂爲英俄美諸國潛艇之模型云。

千八百九十六年。法國海軍部開潛艇博覽會。時有法人羅貝夫 (Laubeuf) 以所製之挪耳文 (Narval) 號潛艇列會。所製爲特別式。卽現時著名之潛水艦。Submersible 式也。(註下) 長二十四西尺。廣四西尺。排水力在水面得一百二十噸。在水底得二百噸。此潛艇最爲適用。於千九百年加入法海軍艦隊。

潛艇與潛水艦異式。潛艇之能力。在於潛行水中。而不適於航行水面。潛水艦大於潛艇。潛行水中。則儼然一潛艇。航行水面。則又仍然一戰艦也。製法潛艇之貯水房。即在其艇身之一部。潛水艦之貯水房。乃在其附設艇身外之一大壳。是故潛水艦有二壳。內壳厚。以受貯水房之壓力也。外壳薄。

以爲貯水房也。出水力。潛艇不及潛水艦。通常船艦。出水力及其體積百分之五十。潛艇只及十二十三分。潛水艦能及四十分。是故潛艇航行水面時。艇身入水亦太深。仍不得不完閉其壳。如在水中。潛水艦則能浮出水面。高等常艦。航行極便云。艇身。潛艇爲烟捲形。中微漲而兩頭縮。潛水艦則形類漁雷艇。置之艦隊。殆與常艦無別焉。人常指潛水艦之短處。謂彼方航行水面時。欲折而入水。則須換汽力之動機。爲電力之動機。又須收水滿貯於外殼內壳之中間。而潛行之排水力乃足。此等作用。需費時候。常足陷於危險。雖然。此危險事。於昔時或有之。如。挪耳文。號。入水時需一點鐘。是也。今日製法已大進步。一千九百十五年。法國所製之。貝魯維歐斯。(Pluviose) 號。入水時不及五分鐘之速。殆與潛艇無異云。

自是法國最先組織潛艦隊。蓋千九百年以前。爲潛艇逐漸發達之歷史。千九百年以後。爲潛艇應用於軍事之歷史也。

觀潛艇之歷史。則知世間一切事物。其發明也。本非一朝一夕之故。創始諸人。臥薪嘗膽之生涯。不知其經幾困難。而當世之人。或反對以沮其成。或袖手以觀其敗。曾無一贊助之者。職是之故。一蹶再蹶而不可復振。遂使垂成之大業。廢於一簣。非有堅忍之大毅力者。鮮能達其目的焉。噫。此如錦如荼之世界。夫孰非披荆闢棘。數十輩之雄心。定魄所莊嚴之而組織之也耶。

◎文苑

雪輝

南海深其千尺兮。西洋之進步。潮鼓浪以滔天。橫山矗其萬仞兮。法國之開化。旗耀日而高懸。背山面海之一片土兮。兩間之靈氣磅礴而漫延。中有含生負氣之一人類兮。非不聰明俊美。父龍而母僊。二十七萬里之泱泱大風兮。非不礦其山森其林饒其野而沃其田。文教風動于斯土兮。孔學佛學耶。學非不歷千有餘年。乃士風如故。其偷惰兮。民風如故。其蒙穎學也。而狂風莫挽兮。科宦之外無聖賢。彼孟(孟德斯鳴)盧(盧梭)斯(斯賓塞)達(達爾文)文學說如此。其偉大兮。胡充耳其無聞焉。工也。而頹風不振兮。苦窳之器相遺傳。彼光聲汽電。工界如此。其昌明兮。胡讓他人之我先。農也。而墨守舊風兮。不颶則潦嗟顛連。彼官山府海之寶藏。滿地面兮。胡不智掘力索羅金錢。商也。而甘處下風兮。不華則日操利權。彼五洲六類之市場。遍海外兮。何不持籌握算躬貿遷。社會從此而風靡兮。坐令智識日以汙劣。生計日以不前。嗟我亞洲古國之一民族兮。經幾風潮。鼓盪茫茫。如渡海之孤船。縱南風之不競兮。太平之夢何時圓。文明迷於尺霧兮。自由障於重煙。幸歐風之東漸兮。吾族丕變。如泉達而火燃。阜吾財而解吾愠兮。願一借南風之和暄。昔虞舜以之譜琴曲兮。吾亦以之名吾篇。願我同人披襟而聽納兮。一親夫善風之冷然。



## ● 世界之部

### ★ 歐洲戰局

本報之創辦也。以提倡公義人道爲宗旨。故常馨香頂祝。以爲第一期出版之開幕典。幸卽爲歡迎。世界和平終局之紀念期也。溯自歐戰蔓延于今三載。槍林砲雨中。人類之犧牲。不知其幾矣。入本年來。英法聯軍屢獲大勝。有心血者。莫不齊聲喝采。盼悲劇之收場矣。雖然。德奧固一蹶再蹶。猶有幾時之殘喘。與公義人道爲最後之狂敵。彼自知告終之運命無可逃也。且知聯合軍之必不寬貸。併力以期全勝也。背城借一。冀以苟延萬不能避之終局。現下戰雲方急。世界人士。於此終局。無能預測其時日者。然吾儕日所聞見。得知法國軍及協約各國軍英雄之戰略。轟烈之勝績。度理論勢。必有大功告成之一日。彼與公義人道爲敵之貪殘醜類。必有絕迹於地球上之一日。數百萬健兒好身手爲公義戰爲人道戰者之含辛茹苦。以投此良因。其結果當不在遠矣。

年來各戰線之勝利。歸於聯合軍方面。三月十七日。英法聯軍協力進攻。德軍至二兆之多。不敵而退。自亞拉斯(Arras)至左宗(Soissons)戰線。德軍退却四十里。法之都市村落凡二百處。經兩年受屈於野蠻軍之彊佔者。已盡行政復云。

德軍退却也。固足顯英法聯軍之毅力。而亦可證日耳曼人種之橫暴無理也。凡彼軍隊佔領地點。一失其戰力。卽百計以實行焚毀殘殺手段。夫兵凶戰危。誠所不免。無論何等軍隊。方其敗時。棄所

佔領地方。則凡可爲後來軍隊所利用。或防禦。或根據。或得進擊之効力。固不得不盡情破壞。免以資敵。至於房屋器物等。無與於行戰的作用者。則尊重而保護之。公法也。德軍不然。軍隊一去。全境爲墟。房屋爲其焚毀。人民爲其殘殺。常有名都大市。一經德軍足跡所蹂躪。便歸烏有。現法北省之巴波墨城(Bapaume)。至今披視輿圖。不復能誌認其處。廳院樓臺。總付一炬。民家所有。刦掠成空。甚至園中之樹。路傍之木。亦剪伐殆盡。殘兵死骸堆臥之處。均置有爆彈。使法軍救護者蒙其陷害。英法聯軍所到。須携有化學專門師試驗軍飲之水。防德人暗置毒藥其內。古今人類之殘惡險毒。孰有過於此乎。

四月以來。德人量撤東歐戰線之兵。爲數極多。移調西歐。組成一大戰線。謀以抵禦聯軍。且預爲退兵地步。然幾次又爲英法聯軍所敗。擊破其新組之大戰線。盡失良好陣地。(四月十號維米(Vimey)之勝。十六號克拉歐尼(Craonne)之勝。六月七號墨西尼(Messine)之勝。在法境之德軍。損失無數。至德人相戒以法境爲德兵隊之墓地云。今且日退一日矣。欲知德兵損失之實狀。卽觀英法連兵進取攻勢。纔數日間。而德戰士之被俘者計八萬餘。他可知矣。

意奧戰線。自二月九號至十二號。奧兵在克里撒(Gorizia)東境進攻甚猛。然於意兵陣地無少虧失。是役之後。彼此相持。不復惡戰。意兵得便整頓攻勢。至五月十八號實行進攻。佔獲葛耳左(Garzago)高原。延至德里耳斯德(Trieste)城之附近地。三日之內。意兵俘獲德戰士二萬四千。奧兵反攻德棱丁(Trentin)地。至五月二十二號。又大挫一陣。反授意兵以占地之機會。六月三號。奧兵以最後之戰鬪力。希復葛耳左高原。兩方攻擊極猛。其究也。奧兵亦被逐回。徒受重創而已。在馬西都尼(Macédoine)連合軍仍舊固守。阻希臘與德黨交通之路。自三月十一號至二十六號。

末那斯的耳 (Monastir) 城之附近地。已實行空野戰略。令保軍無所施其轟毀。保軍時常伺隙進攻。均爲聯合軍擊退。損害甚巨。入夏以來。聯合軍對於此戰線。亦無決斷意。蓋希國情勢向背未明。聯合軍處置甚形慎重云。

在小亞細亞。於三月十二號。英軍奏一次大轟烈之勝績。佔獲土國巴達 (Bagdad) 城。是城爲土國第一大都市。今既失守。土國於軍事上經濟上均大受其損害。且德國積年謀慮。欲攫有自中歐至波斯灣 (Golfe persigne) 之鐵路。以擴張勢力於亞洲。狂寇狡謀。一敗塗地矣。

英軍自二月進取。攻勢與印度兵逐散土軍。進行三百里。其佔獲巴達。乃是役之結果也。英軍既據巴達。分二道進攻。溯的克雷河 (Tigre) 北上。至三月底。英軍二道。已進據巴達城。以北三百里之地。未幾進與俄兵合。俄兵此時亦方逐散土兵。佔據波斯。自後未聞戰線有所改換。蓋英俄聯兵既佔獲如許寥闊之土地。必謀善後之布置。極其穩固。乃可續行進攻。然土耳其以一歐洲之病夫。前者亞拉伯民族之離土獨立。已失其在小亞細亞一大部分之勢力。今巴達又失。老國運命。不將從此告終耶。

在埃及地界。英兵與澳洲兵已擊破土兵戰線。現佔獲加撒 (Gaza) 城。專待入秋暑退。進入巴雷斯的尼 (Palestine)。

在俄兵戰線。冬春時候。戰地酷寒。暫停猛鬪。加以俄國有革命大事。德人且謀與俄私相講和。故戰事爲之停緩。二月間。俄兵於里加城 (Riga) 之西。進取攻勢。然亦不能續行攻擊。其戰功略有可紀者。惟在匈加利魯馬尼交界處。自本年一月。俄兵於此進行攻勢。擬由波耳俄 (Bango) 隘道越匈加利平原。據此則匈加利地必爲俄兵佔領之一日。俄兵苟既過波耳俄隘道。匈加利復何險可恃乎。

在魯軍戰線。今亦改野戰爲壕戰。此地於一千九百十六年底。其情勢正與一千九百十五年間在俄軍戰線之情勢同。德奧恃有精好之礮兵。利在野戰。佔地極廣。然至於德奧軍不能前進之時。彼此以壕戰相持。防禦日加嚴密。德奧軍從此不能越雷池一步矣。本年一月底。魯軍戰線沿斯雷忒(Sereth)河右翼。接俄將雷支斯幾所領軍隊。將侵入匈加利境。德奧軍屢次進攻。圖擣魯軍兩翼。卒歸失敗。魯軍近已恢復攻勢。專待俄國內變稍平。協力向前攻擊耳。

總言之。在法軍戰線。侵地以次收復。德軍已失其戰鬪力。僅死守諸堅固之陣地。因俄國內變。在俄軍戰線。不能續行猛攻。故德奧尚有支持之餘地。此本年七月以前陸戰各線之情形也。

海戰。自二月一號。德人宣告潛艇戰略。全世界人爲之驚心怒目。其宣告之詞曰。自二月一號始。德國爲戰略上必要之作用。決用一切凡可利用之兵器。以限禁協約各國海上之交易。英法意諸國海分及地中海東部。商船來往概行轟毀。據所列之各海分。則歐洲海面。均在限禁內之範圍。惟美國商船。另附一條款云。凡美國商船。搭客載貨。不悖於戰時公例者。準許通行。惟須遵依左列之條件。

- 一 航行上列各海分之美國商船。均須於梵木忒(Falmouth)海港停泊。
- 二 每船均須有左定之符號。船套及船身。每大三尺許板片。各塗以赤白畫。此符號只準用之美國商船云。

夫德人對於潛艇戰略之希望。亦殊過當。陸戰之計畫。既已絕望。猶欲以此等野蠻之劣手段。冀絕協約各國海上之交易。令英國陷於困餓之地位。則協約各國。不得不與之講和。然察之德人。二月一號所宣告之戰略。有甚神奇。自一千九百十五年來。德人未宣告以前。已濫用潛艇。妄擊商船。不

拘戰國中立國。今以潛艇戰略宣告。不過潛艇之數比前較多。無辜之商船受害較酷耳。

協約各國對於此項戰略。殆視同無物。任受幾何之痛苦。而決勝之計畫不少餒也。自此至茲。世界之商船。爲潛艇所損害者。爲數雖巨。然德人之目的。究無可達之望焉。二月間。協約各國船艦損害之數。計二百八十一隻。重五十萬噸。三月間。二百二十五隻。重五十萬二千噸。後數月損害之數。乃日減。協約各國海軍。且設計驅逐德人潛艇。現此項戰略之勢力。亦將墜地云。

潛艇戰略。其野蠻可驚。而其愚謬誠可笑也。所受其損害者。僅無辜之商船。而於戰爭上之實際毫無與也。試觀本年一月。日協約各國戰船。運往撒羅尼幾 (Salonique) 十二萬軍。爲潛艇所沉沒者。只一百十五人。由東洋運往法國六萬。安南工兵及戰兵。無一損失。是則海上之勝利。仍歸於聯合軍。潛艇戰略。不過能施於商船漁船等所載之行人。賈客老弱婦孺焉耳。且協約各國所損失之商船漁雷。或增製。或增購。均佔便宜。即如法國。自開戰至本年一月。海軍損失之數。計六十萬噸。然所增製或增購之數。已有六十八萬噸。將成者。又有十五萬噸。於海軍勢力。曾何損其毫未乎。

至於協約各國海上之交易。德人潛艇。究無限禁之能力。糧食之入英港。戰卒之上法陸。固交通無阻也。德人潛艇之數。日見其減。而英美與歐陸貨物貿易之額。日見其增焉。現協約各國輸載貨項一事。因商船所受損害。靡費頗多。然交通機關未嘗中阻。工廠之原料。戰場之用品。供給無一缺者。凡論一事。欲觀其結果。必將利害分數之多寡。一一較量之。彼德人之自由行動於海上。因是而惹全世界人之惡感。即以與美合衆國及南美洲各中立國宣戰之創痛。爲其代價也。而協約各國所受漁船商船之損害。因是而得各中立國財力之助。乃即以利用德人無數船艦之逃匿於各中立海港者。爲其取償也。孰得孰失。豈待辨而明耶。

## ★ 各國之外交政治談

二月四日。美合衆國與德國絕交。此事對於德人一般輿論。極形驚駭。不料霹靂一聲。顛沛之餘。又受此莫大之創痛。

夫美之與德絕交書。乃二月一號德人宣告潛艇戰略之必然答復詞也。美總統威爾遜本持和平態度。至此亦忍無可忍云。開戰以來。德已屢次犯美國之中立權。於一千九百十六年五月四號。因德潛艇擊沉美國商船。華盛頓政府曾致函與德抗議。德政府既鄭重復書結認。自後非經警告不敢擅自擊沉各國商船。今乃橫行無忌。不論何等兵器。皆利用之。不論何等船艦。皆擊沉之。自由行動於海上。其弁髦公法。蔑棄條約。一至於此。而謂美政府尙能忍氣吞聲。坐視人民財產之受其蹂躪者乎。

駐美德公使部耳斯鐸耳夫伯爵於離美京之前數日。猶欲僥倖誘惑美國人士。覬圖更易美政府所決定方針。二月十號德公使通信於美京各報館云。德政府託駐美瑞士公使與華盛頓政府續行商議。瑞士公使自美與德宣告絕交。代理保護留美德人權利。曾向美外相緩頰。言德政府欲與美政府續議。除德國在英國海分採用潛艇戰略一款萬不能更易外。餘均可轉圜云。美外相遂請瑞士公使交續議書。書遞。美政府答復云。美政府以德國違背一千九百十六年五月四號條約。既宣告與德國絕交。除非德政府結認決意遵守該條約。則美政府不肯續行商議。

此時美總統猶不欲與德遽行宣戰。日望德對於潛艇戰略之宣告。不見諸實行。則兩國之間。仍不至於決裂。乃德人不悛。纔幾日擊沉竦古里 (Laconia) 號商船。中有美國人溺死。未幾又發出德人運動墨西哥 (Mexico) 與美國開戰之事。而美不得不向德宣戰矣。

四月五號。美總統遂下與德宣戰書。

法國聞美之爲自由爲人權而入茲戰局也。鼓舞踴躍。不可言狀。法對美之特別感情。非全世界人所共耳。而目之耶。開戰以來。法得助於美者。不知其幾。二國之感情。蓋自一千七百七十七年法助美人獨立之役始也。

我東洋亦於四月十四號行歡迎美國加入聯合軍之大祝典。是日也。沙露 (Serrant) 全權大臣及學政總管盧癡繫 (Ruissier) 大人在河內相繼演說。詞旨極佳。本報下期另行登載。

### ★ 中 國 之 政 局

美德開戰之結果。中立各國之外交界大爲變動。南美洲諸共和國相率接美國之後塵。影響及於亞洲。中華少年民國趁此風潮。亦不得置身局外。三月十四號中華總統黎元洪宣告與德絕交。且美之加入協約國。於實際之利益殊非淺鮮。協約國得美之助。或資產。或軍需。或船艦。或軍士。或器械。於戰事上之關係殆不少也。

中華政府因美政府忠告。遂決反對德國潛艇戰略。遞一極嚴重之抗議書於駐北京德使。且宣言此抗議書若無効力。則中華政府不得不與德絕交云。至三月十一號。德使答復中華政府之抗議書。辭意驕慢。而中德之交情決裂矣。

中國輿論對於此問題。惹起極大之風潮。或袒德。或絕德。各持絕對主張。進步黨領袖梁啟超主張與德絕交。且決定從速開戰。國民黨領袖孫逸僊。則極力與之反對。政府居中。對於兩黨之爭持。遲回莫決。且閣院方有內政之爭。意見不能融洽。國民黨議員故意傾覆段祺瑞內閣。段主張絕德。國

民黨以段之政策也。極力反對之。黎總統亦與段總理不合。然段對於此政策手腕頗極靈敏。與德絕交案於三月十四號已能通過於議會。次日收回天津漢口各處德租界。德商船之在中國各海口者亦被封禁。

夫段主意欲與德開戰。因得參入協約系諸大國。求得他日世界和平大會上發言之權利。不幸中國內爭日劇一日。首相與議院日形衝突。五月間演成內部之大政爭。國民黨議員百計攻擊段總理。外相伍廷芳則事事均委其子朝樞當之。不恤大局。財政總長副總長均以贓被執。交通部亦有贓案發生。被執之總長乃係段黨人物。故段內閣動搖愈甚。兼以留中國之德人百端運動。散布謠言。捏稱俄欲與德私訂和約。中國政界從此大形騷擾矣。

且中國自一次革命。軍界人物於各省仍占有重大之勢力。各省督軍擁兵自衛。軍糧軍械由省庫撥給。不直隸於中央。遇有變亂。即宣布獨立。表面統一。而內形毫割據也。各督軍之執力。以張勳為最。其所領軍隊。最稱精銳。雄據徐州。與北京最近。自天津至北京之鐵路。直在其軍隊執力之範圍。與中央為難。殆反手間事耳。段祺瑞久欲實行統一軍隊。與袁總統同一政見。因與德絕交機會。決議開戰。固知中國之加入聯合軍。於戰爭上亦無何等之實力。然乘此時機。得以改組全國軍隊。同一編制。同一號令。直接配於中央。段知與德宣戰之議案。縱能求議院可決。然苟各省督軍不表同意。則於實際上。仍無絲毫効力。乃開軍事會議於北京。各省督軍或親自莅會。或委代表莅會。卒以四月廿五號會議之結果。決議與德宣戰。

段既得各省督軍之同意。只待議院可決。便行宣戰耳。五月十號。衆議院開全院委員會。有公民團數千人圍繞議場。要求速決開戰。此事舉動誠無規則。致議院諸員疑政府用計恫嚇。而閣院之惡

感愈增矣。

段總理後到出席。大受反對黨攻擊。宣戰議案不能通過。黎總統又偏信左右及國民黨之言。因段受困於議院。思傾覆段之內閣。時段欲卽解散議院。未及舉行。黎總統先行免段總理之職。以外相伍廷芳代之。

此政變激成北方諸省之獨立。段黨之各督軍以違法抗責黎總統。張勳要黎總統卽解散議會。起復段內閣。後由各督軍召集組織臨時政府於天津。

中國現時發生之內亂。實醞釀乎是。南北分離。漸至決裂。北各省之督軍黨於段。南六省則黨於國民會議員及黎總統。聞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川湖南各已宣告獨立。召集軍隊。將行北伐云。而張勳及康有爲等。又乘此紛擾時代。於西七月初一日。迫黎總統去職。以宣統帝復位。下詔封黎元洪大將軍上公爵。張勳爲直隸總督兼北方諸省統將云。

張勳以兵力來迫。其間復有附和之康有爲等。唱成復辟之舉。遂激起全國人之公憤。北南各省相率反對。而前此被免職之段祺瑞及與張氏一致同調之各獨立省。亦因之而反戈按劍。興師聲罪。七月二日。段祺瑞與梁啓超密議於天津。謀對付方法。五日。段祺瑞設討逆總司令部于河北。爲懲創辦匪總機關。軍分爲兩路進發。一爲東路。沿津浦線由曹錕統帶。一爲西路。沿京漢線由段芝貴統帶。六日。兩軍夾戰。而馮國璋亦認全國之公請。於七日自行正式宣布爲民國代理大總統。建政府於南京。南方各省。則於六日。兩廣又正式推舉陸榮廷爲討逆軍總司令。張勳軍與曹軍於廊房一戰。大被敗衄。爲共和軍驅逐退于安定。繼之共和軍派飛機駛入禁城內。轟擲炸彈。張大辯膽落。康和尙無地超升。聞康有爲見大勢已去抵法源寺借僧衣出西直門言往西山發電謝罪。而不能釋全國之恨。近日聞宣統帝已退位。張大

辯逃住于荷蘭使館。數千餘之辯子亦已供爲共和軍之戰勝品。期內之帝制比之昔日洪憲壽命可謂短矣。而利用幼兒以供作戲場之傀儡。辯將軍可謂惡作劇而孰料其誤人以自誤哉。

聞於張軍戰敗辰軍士多割辯子以示投降並遁去者

嗟乎一星

據七月二十四日之通信云。中國大總統已於十八日命令梁啟超爲財政總長。湯化龍爲內務總長。林長民爲司法總長。張國淦爲農商總長。曹汝霖爲交通總長。范源濂爲教育總長。又飭拘拿張勳。康有爲。劉廷琛。萬繩栻。梁敦彥。胡嗣瑗諸人。若宣統之復辟。則中國政府已宣布謂此由張勳所逼。非清室之罪。黎元洪則各省及馮國璋懇請復總統之職。而黎氏堅辭。聞已許家眷抵津。俟馮氏到京時。卽遊外國。

### ★ 歐戰續談

屬於歐戰方面。則協約各國已犧牲其無量數之財產生命。始漸克掃除日耳曼人之武力。屬於交際方面。則德人今日已陷於孤立之境。惟一二小隣國如荷蘭瑞士瑞典。未敢徑行絕交耳。今日全世界人。翹首企足以望此驚天動地戰局之早日了結。釀成戰禍之德皇及德君王黨。早日伏罪於公理之法廷。彼德國人民久受脅誘於普人專制之淫威。殆將有脫離羈絆之日。數月前俄國革命立共和政體。其導德人以先兆耶。

本報於俄國革命之事。茲期未能細述。俄國人民誠富於唯心理想。現始經過一極困難之境。於政治上軍事上之勢力。方將次第恢復。彼德人之陰謀運動構成內亂。圖以困俄者。其結局乃促俄人同心協力結成一鞏固不拔之團體。現國民黨領袖與臨時政府已爲鄭重之宣言曰。俄國決不

與德奧私訂和約。決繼續戰事。至於全勝而後已。如是則和平之局乃可長保。共和主義乃能普及於全歐云。

於亞洲則日本得享有關於戰事之特別利益。國內財產增進極速。開戰以來。亞洲海面巡警之責。由日人擔任。亞洲諸國和平之基。決不至搖動。惟近日中國內亂。於亞洲時局稍形妨礙。有心世故者。誠不得不爲中國擔憂。不知此少年民國。乃長此棼擾以終古。前途浩浩。將何所底耶。

### ★ 國內之部

我東洋全權沙露大臣。下車以來。所至演說。至誠惻怛之言。凡我同胞。莫不傾耳以聽。吾輩於大臣所主張政策。幸得窺其梗概。蓋力謀本國經濟之發達。俾人民咸臻富足。以增植母國之勢力焉。於駐節北圻之數月。日與同僚研究實行此政策之計畫。如察覈各項外額稅。組織商船公司。獎勵境內工商實業。凡此皆全權大臣對於經濟問題之作用。其成效將報績於年終也。

我全權大臣決意實行。有良財產然後有良政治。之言。果也。以文明程度。百尙幼稚之我東洋。苟財產不增。則善政良法。將從何處著手。故大臣政治之方針。一以平均國民資產。增進國內貨財。爲根本。揆之東洋時局。誠對病之良藥。本報下期。於此等政策之大段籌措。另陸續報聞。與國民共賀。賴大臣之英謀睿斷。此等政策。可必見諸實行也。

我全權大臣既曉然於我東洋天然富源之豐裕也。既逆決我東洋前途之日臻盛旺也。其開化南人之宏願。愈思擴張以速達此目的。故大臣曾屢次宣告。凡所預許於南人者。實予我人以無窮之利益焉。

大臣於西曆六月上旬在南定演說諸篇。有耳者所共聞也。內敍籌擬施行之高等學章程。歡動士庶。現下學務改良爲我國之第一緊要問題。將來大臣所籌擬章程。次第施行。本報於此問題。另有所論。

西曆七月間。北圻有一大改革之要事。影響極深且遠。今上與保護政府商議欲改良諸要政。與民更始。決以七月繼共和慶節之後。宣布新律。先施行於北圻各南案衙門。宣布後即由全權大臣準認頒行北圻諸省。令我民得受治於公平法律之下。

全權大臣以今夏移節於南圻。解決關於經濟問題之諸要件。便道經略中圻各省。留京數日。臨共和慶節大祝典云。其在順京也。因與今上調停改良法律之事。

### ◎ 宣佈新律之大朝典

西曆七月十四日機密院接全權大憲晉京章程。間敍擬於十六日（即啓定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早七點三十分鍾奉請設朝于太和殿。宣布北圻新律。院臣片奏候旨。準行。至是日早約七點。文武百官各具朝服應候于太和殿周圍。殿上預設一鳳架于中間御座之前。置諭紙一道。庭前儀仗排設。內則南樂隊。外而憲兵兩側排列。達時皇上朝服。御駕臨殿。午門外發筒聲七響。各官於殿庭左右侍立。繼全權大憲晉至午門。吏部工部兩大臣出門邀入。同行者有住京欽使大憲。北圻統使大憲。東洋司法總長。全權府管理及各貴官。入殿時音樂齊作。軍隊舉槍致敬。各貴官上殿立於皇上之側。交互行敬禮。閣臣二員展諭。刑部大臣宣讀。

諭語。全權大憲演說。繼各貴官退立於殿左右。文武百官排班於殿庭前行五拜禮祝賀。禮完。依次退出侍立。禮部參知前進跪奏禮成。全權大憲及各貴官向皇上謝別。御駕回宮。百官各散。此日朝典甚爲肅穆云。

### 奉錄 聖諭

諭法以御下律以齊民此君主國之治權也。國朝律例參酌古後成憲具在良法美意遵循已久。惟時有古今法貴通變成規固當奉爲世寶而膠柱恐非適於時宜。今寰海交通風會日闢憲法之程度每視文明之程度爲比例差現下北圻民智已屬半開文明日形進步憲法更定實惟其時近接貴保護政府遞將北圻新律一部五卷交機密院覆閱經據伊院臣奉將進覽從中間有未得週妥經交廷臣與院臣會閱斟酌改擬諸條款事清各已妥合雖這律文較與本朝舊律稍異而律中尊旨其所以防範人心扶植世教者有異條無異意又能以君主法律贊護我國當此時代想亦合如此做其這律書間除民律一卷俟協同議員續補編成另由院臣商妥奏聞俾合情俗外存法院編制民事商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並刑律等四卷簡明易行準依所擬凡處斷者其罪名與新律合從新律斟酌若何款新律或有些遺仍從舊律擬處以期允當茲因貴國欽命總統東洋全權大臣抵京探謁業再商妥著準頒布施行至如設河內上審院欽差二員著機密商遴準行 欽此

啓定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 全權大憲演說詞

敬奏 皇帝陛下

於此莊嚴肅穆丹黃陸離之太和殿。纔聞丁寧聖諭。準保護政府改良北圻法律之舉。則適回憶南朝近世紀已於此地出現之偉大功業。太祖高皇帝於百戰功成國基締造之後。專心孤詣。設明允之法律。以頒佈於國民。想成法昭彰。莫敢與易也。然於法律之辰。其諭旨有云。律例令式古後異宜。無非謂法律者當隨乎國民之程度。國民之程度既變轉。則法律亦因之而變轉。此正我太祖刊定法律之尊旨。今皇上復舉行之。實祖述乎先帝立法之至意也。

皇上嘗對本職宣示其最密切之希望。乃在乎欲厚民生。開民智。引而上於進步之途。使之享受今世文明之賜。皇上既能紹先帝昔日之沉幾大略。故自登極後。洞知夫欲達此高尙之希望。究無逾於以真摯一念直接與保護政府相助爲理。今日朝典誠使本職得絕好機會。以表白其立乎此間之大法國代表。素尊重乎昔日之條約。所以然者。祇爲心中之感情所發激。而對於皇上之誠心美意。本職欲盡輸信仰之忱也。

今日頒布新律。正欲以真正良法。實行其最要之改革事業。保護政府。留心於此問題。已非一日。現北圻人民。得保護政府之提挈。其程度比前稍高。幾有以南舊律之範圍太狹窄。而此舊律條章之間。因不適合於新民情勢。必至刊去者頗屬不少。况民生日以富厚。交通日以便利。則凡社會上之交際。從此日以發達。而對彼對此之競爭之衝突。亦因之而愈日愈繁。是故舊律不足以解決凡百之

爭點使之各得其平也。雖曰審判官多得其人。然無論如何謹慎勤幹亦難望乎法庭得著公明之效。何況一般貪官冗吏則利用此古典法律設計以凌脅治下之民。恃其巧於逃避法網使上人無從而檢馭。皇上曾幾次降手諭痛責彼等貪冗之官吏矣。今日北圻再行組織法院及劃明訴訟規式其主意蓋在乎護衛人民之權利使之免昔時被凌虐之苦。他若刑律則採取貴本朝之各禁例並參酌大法國之刑律以成想施行後可使北圻與南圻之法律同趨於一軌轍若是則同一血統同一風俗同一言語之越南蒼赤今復受治於同一之法律下聯合前途至此已達到第一步。此非我兩政府行政之究竟目的耶。且各民族之間隔特一時之情勢耳然於此間隔點之上無論何時亦有各民族各國家共同之公理。此公理者大法國曾已編爲成法。宣布於世界上矣。今本職既是大法國之代表又是東亞之法國之政府之第一人而此東亞之法國者乃正

皇上臣民方爲大法國流血於歐陸上世人視之無異於大法蒼赤之諸從征義士之第一故鄉也。因是

本職得畫出一幅絕好圓圖貢獻於陛下前使能目擊越南今後賴有大法國保護成一聯合大團體之光景。皇上行將本愛民之心上體先帝尊重公德之懿旨復憑自己聰明睿智之天性以對保護信仰之熱誠相爲贊助相爲提携使政治日愈進步無論司法教育行政及國中制度之建設我兩政府行將同心協力以籌畫最良好之方法使中圻及北圻之人民不至於怨望嗟嘆而後已。

本職竊思此後改革事業必然達到十分圓滿之結果何也得保護政府佐助之力也是何啻乎植佳樹於膏沃地而此地者則正輸入歐西化學之美料以培灌之者也。

皇上舉行今日之大朝典足證明皇上允與保護政府協力實行開化國民之政績此後越南民興旺之前途其希望正未可量本職竊引爲天幸而行將以此好消息報告於大法政府。

軍人 小說 紅印子傳

譯者阮伯卓

## ▲第一章 途上驃車

寂寂平原。蕭蕭曠野。鳥飛不下。獸挺亡羣。此非自亞耳梭至佛郎德雷一條大路之沿線耶。此地草短林禿。不見沼澤。四時光景。惟有泥濘之黃土已耳。一八一五年三月時候。余經過此。途中所邂逅。至今日猶歷歷余心目。中未嘗一刻忘也。

時余戴黑帽。著紅衣。外加以白衫。肩鎗腰劍。乘馬獨行。余行經四日夜。朝朝苦雨。余與余馬結侶。馳驟於此千餘里之雨林中。憶余當時尙屬壯齡。且行且歌。超然有自得。

余朋輩已先。余由此路隨路易十八出奔。予舉目北望。絕遠之前路。微微點點。見衣赤者白者。披拂尚可認識。余回首南望。隱隱發見三色旗光。高懸於輕騎兵之戟頭。噫。此輕騎者爲誰。乃拿破崙所派遣。節節以彈壓余輩也。余馬失一鐵蹄。故不能前。然幸彼壯健而駿銳。余欲尾及余隊。促之快步走。余叉手於腰間之金帶劍銷。翩轉鏗然有聲。此時余之高興。不可言喻也。

余一人狂歌於苦雨之天地中。惟雨聲馬蹄聲與余唱和耳。馬疲雨急。余歌亦止。忽路惡足滯。余乃放轡緩步行。余之長靴外塑以黃泥。而其中滿貯雨水。使余雙脰不水而涉。時覩身邊燦爛之肩章。不啻余無形之幸福之快樂。發見於余左右。然彼因雨浸而硬起。望之亦悶甚。

余馬俯首徐步。余亦俯首而惻然有所思。余將何往乎。蓋自余登程以後。未嘗念及。至此方返己自問也。余亦不知余之何以有此行。余亦不知余之將何往也。然思之殊贅矣。予隊所在。卽予義。

務所在也。斯時也。予心太愜而深感上帝之以義務二字畀人。予欲解明義務二字之定義。則予生平常見無數之老者少者及無數之居高處優者無不犧牲其生命愉快以冒險赴難爲義務二字服勞苦。一若此中有極樂天地者。予斯時又得置身於此世界上不可逃避之名譽債之奇妙絕趣地。予方知忘己念頭亦人間單簡易得之一物已耳。

予復自問此等忘己心其偕予而生否。然則役於外者無亦人生所必要之根性乎。夫抛却本身之自主心以服屬於他人之掌握下更視之爲一難堪之重担者又何也。確知解釋此重擔則生無限之愉快而未嘗見有人焉敢以固有之自尊自大心出而與彼相反對也。予嘗見世間此忘己之魔力每束縛各國民使之成各個健全之團體力。然各個團體未有能完全捐棄其私財私利私心私見如軍人之團體者。且世間一切衆生無不設法以實行其抗命之舉。蓋常人之服從根性多審慎而明哲。知考察事物及其所終極之界限極至婦孺稟性最柔順也。然迫之使爲其所不當爲亦期期不奉命而法律則從而呵護之。惟軍人之服從根性既被動復主動承受命令施行命令合眼放步只聽上人作主張無異古昔之信仰神力者。只知有運命而已。曠觀一世得如此者幾何哉。予沉思軍人此等之忘己心。予懸揣將來種種之結果方知其間有無限魔力能演成人間最悲慘之現象亦未可知也。

予斯時獨行獨思。注目予錢復望此千里極目之光景復無一花一樹一亭一寨足以寓予目。茫茫長路截開曠野爲二直不啻於黑布上畫一黃線。有時此黃線上之瀦水與沿邊泥土混合爲一天日慘淡忽光影一射則蕭疎之景象突現於予前。想當時無異予置身於一泥海中隨彼狂波捲予去矣。

予忽舉目前望。約未及半里之路線。有一黑點微微影動。予喜極。以其必有人在。可不孤負予寂寞。凝視良久。見彼亦偕予望黑勒城去。然其行也多斜歪。知必疲於足力無疑也。是處土質硬。予遂促予馬行。頃焉見彼黑點漸次延長。繼而認辨其爲一栗色之辻馬車。時予餒矣。自計曰。無乃駕此車者。其爲販賣食物設乎。予將購之以犒予腹。予於是遂以予馬爲一濟渡船。竭力搖掉。以求達此極樂島。但予之馬船則航行於一泥海內。有時吃水度漸及腹矣。

距離約百步許。纔認前所見者。乃一木製之小車。蒙一黑布幙。無異駕小榻於雙輪上。以載嬰兒者。車行泥上。小驟駕之。一人執轡。而徒步。予接近將視彼。

其人年歲可五十許。鬚白。身體壯健而高碩。駝背彎曲。如昔時之步兵。曾帶背囊者。然睨視軍服。則誠一歩兵也。服藍色之短外套。稍露肩章。知其爲一中佐。面容嚴刻而寬慈。凡軍人家。其態度大抵如是。彼濃眉一張。目與予擊。轉向車中拔出一鎗。裝彈預放。走立於自己小驟之傍。幾若利用此爲禦敵之掩蔽物。予見彼頭戴白色之軍帽。予亦披露自己之紅衣以相示。斯時彼乃納鎗於車中。而語曰。

噫。予失矣。予誤認君爲後方追逐我輩之狼隊也。有酒在是。請君爲予乾一杯。予應之曰。唯。予未得飲者已二十四點鐘許矣。

予見彼頸懸一雕刻精雅之椰子殼。形成爲一酒壺。壺口以銀爲飭。可知其必爲生平所珍愛之隨身物也。彼以壺授予飲。壺中所有者爲白葡萄酒。雖非嘉旨。然途中得此。亦快遇也。予飲竟。雙手以返彼。